

經部

待軒詩記卷六

明 張次仲 撰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

序文王受命作周也作造也造周之王業猶康誥言肇造區夏也此詩大要言周有天下在文王之德而成王保天下在法文王之德也文王時未嘗稱王而曰文王者推本之詞史遷因詩

書有受命之語因謂文王受命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則誣矣

文王在上於音烏昭于天如字又鉄因切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蕭前切又如字有周不顯帝命不時上紙切不顯不時揚用脩陸子淵俱讀作丕盖古字省文如亨享女汝之類皆是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羽己切賦也此形容文王鑒臨之神以動成王之聽其語莊嚴鄭重爲一篇領袖曰在上尊之也親之也於歎美詞昭明也於昭于天言美哉如日月之經天也周自后稷以來其邦舊矣而天之命周有天下則維新蓋非有所承襲授受也周家其丕顯乎言王業浸盛也天命其丕時乎言適當其時也文王何以能致此哉由其平日注精凝神升降進退常在帝之左右故能致維新之命而丕顯丕時也德有愧于天其神必且磨滅今曰於昭則德丕顯矣

命不適當其時舊邦未必生色今曰維新則命丕時矣　凡人說到在帝左右便驚疑不信不知頭上即天脚下即地人與天地頃刻不離人特汨沒于利欲精神散亂似天地與人相遠若時時戒懼天地鬼神森然羅列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所謂在帝左右實事實理非虛語　謚法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

亹音尾亹文王令聞音問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獎里切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此言文王德澤之遠

亹亹黽勉不已之意令善也聞聲譽也陳徧錫賜也哉語詞侯維也本大宗支支子士謂周之諸臣言文王之德不已令聞亦不已德盛如是故上帝敷錫于周惟在文王孫子言乎本宗則百世爲天子言乎支庶則百世爲諸侯不獨此也凡周之臣子亦世世不顯天之錫文王者至矣要皆從亹亹中來非可僥倖而

得周之子孫其可忘所自乎　何黄如曰殊本于文則名分明以支扶本則氣勢厚有本有支所以百世

哉字左傳皆作載始也今依李氏作語辭解亦自有味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予禮切　此述周士之盛猶謀也翼翼恭敬也思語詞皇美楨榦也築墻所立之木爲榦濟濟盛貌周之士世世相傳其德甚顯其爲君謀事翼翼然忠敬美哉衆士生此周王之國也惟周王之國能生此衆士也生此王國天生之也王國克生文王教化作成之也楨恃榦而立國亦恃榦而立此多士爲國之楨榦故文王頼之以寧多士本由文王教養而生而文王之國又頼多士以安猶人勤于菑田適以自養樂于植材適以自庇　魏仲初曰生此王國二句亦見

天之錫周處漢高起豐沛光武起南陽功臣多出故地與王名世間氣鍾生非偶然者

穆穆文王於音烏緝七入切熙敬止假古雅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蒲北切此述文王以敬德受命而代商　穆穆靜深之意少儀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曲禮天子穆穆諸侯皇皇鄭注皆以為容止之貌蓋由外而窺其内也於嘆詞緝繼續熙光明止語詞假大麗數億十萬侯維服臣服也靜深之文王念念相續惺惺不昧而總歸于敬敬者聖人之至德要道也能敬則萬善俱全足以格天受命矣大哉天命數句是感慨興亡之語有即有周有夏之有大哉天命此助祭者皆有商孫子也商之孫子其數不可以億計上帝既命則皆臣事于周可不畏哉下章申言其意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音貫古亂切將于京居良切

祼將之事以爲戒　字書膚篤厚敏聰慧祼灌也宗廟之祭以祼爲主謂以圭瓚酌鬱鬯獻尸尸不飲灌地以降神也將進也祼將言王祼而助送圭瓚也京周京作行也謂行灌將之禮也常服猶云舊服即黼

厥作祼將常服黼音甫冔音許王之藎音燼臣無念爾祖此述殷士

冔也黼白與黑也解見采菽黼繡於裳祭服不止於黼舉一以見其餘耳冔殷冠名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作賓王家所以尊其先世受命之君俾承祀而不廢且示天下公器又使時君常以覆車爲戒也王成王也方言秦晉之間炊薪不盡者爲藎藎餘也餘臣謂小臣戒王而獨呼小臣者猶虞人之箴曰敢告僕夫云爾無念念也爾祖謂文王此言天命有德則存無德則去其靡常如此故殷士有敦厚之德英敏之材

皆裸將於京矣其裸將也服黼冔之常服服猶昔日之服而祭非昔日之祭觸目警心甚可畏也故呼其臣告之曰爾輩豈得不念爾祖乎若不念則又將服周服而祭于他人之廟矣此周公痛哭之語　李心水曰此二章一以商之子孫引來照本支百世之榮一以殷士膚敏引來照周士傳世之顯祀商周一興一亡兩兩相照無非教他鑒彼法此能鑒殷正是念祖警策處

無念爾祖聿于必切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筆力切殷之未喪息浪反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以豉切此戒成王念祖而鑒殷　聿發語詞永言心口常自語也配合師衆鑒鏡也鏡照物知美惡故以殷爲鏡駿大學作峻大也不易者得之不易守之亦不易也念祖必須脩德求福全在配命文惟得民遂能得天殷惟

喪師遂至喪命不易若此可不鑒哉　徐玄扈曰先人以業貽子孫能必其克保哉能保與否後人責也故曰自求多福自求二字見皇天無親祖宗無權殷未喪師數語意甚含蓄不説到子孫覆亡益見其辭之凜凜　吳靜將曰從來説者謂此詩凡八言命獨此配命命字以理言餘皆以福祚言愚謂文王緝熙敬止假哉天命即是文德與天命配處則此永言配命即是配此天命此天命關係天下甚大故曰峻此命在人主心上凝承甚微故曰配人主心上凝承不永便與此命配合不來故曰靡常又曰不易殷之克配上帝亦配此命也若以配命單作天理之命則配上帝之配豈與配命配字有二乎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姑弘居員二切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鉄因切又如字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初尤反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房尤

反　此申上六章鑒殷法祖之意　遏絶也天命不易無至爾身而絶也宣明也布示也昭光著也義問以義理問諸老成人也宣昭義問所謂明四目達四聰以天命之大非小知偏學所能與也有又虞度載事也無聲無臭謂虛玄而莫測也儀象其儀刑法其事作起孚信也作孚心悅誠服咸起而信之也言既宣昭義問矣又揣度殷之所以興亡者皆由于天欲配命必須法天天無聲臭何以法之哉文王一天也儀刑文王則天德全矣萬邦有不作孚者孚所以然者上帝無心以萬邦為心文王無心亦以萬邦為心故敬天者勤民之本而勤民者敬天之實也知此則知所以法文王矣　陳行之曰首章以天字起此章以天字結殷以有德興以無德亡此何難度亦何須度所謂度者是度殷之德何如合于天而天獨眷之于始何如不合于天而天獨棄之于終則脩德祈天亦可以自決矣　姚承菴曰儀刑文王非獨摸擬其

外而已注想之真見羮見墻體行之實亦步亦趨必學其緝熙敬止者然後無愧于文王能法文王則上天之事度可也不度亦可也何必求之于天哉　鄒肇敏曰周室方新之命即商邑已陳之命而今日天所降喪之殷即興時天所保艾之殷殷禮陟配天歷年久矣其在于今麗億在廷何如本支之奕葉膚敏在廟何如周楨之贊襄冔黼祼將見爲假哉可見爲靡常亦可倘未能亹亹如文厥德既墜爾躬是遏其爲喪師之續不難矣非儀刑文王孚乃萬邦其何以固其嘉師永保駿命而慰在天之靈哉　眞景元曰周至成王再世耳公已憂其命之不延讀無遏爾躬一語至今猶使人震懼況周公親言之而成王親聽之乎亦猶堯之告舜曰天祿永終以後世言之必以爲不祥之語而古者君臣更相告戒不諱危亡如此斯其所以不危亡也　凌初成曰此篇詩體首尾相銜王元美謂曹子建白馬篇祖此

大明

序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此周公追述發祥之自以戒成王故

原周之成武功者以其有聖子原周之生聖子者以其有聖后而聖后之生又以王季文王脩德格天之故周家之興豈偶然哉孫文融曰此詩專爲頌兩母而作故敘其來歷獨詳文德武功無非見兩母胎福之隆 按此中言母德後言佐命綿詩前言内助後言四友俱是創業大關係可想老臣陳戒苦心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辰羊切天難忱市林切斯不易維王天位讀殷適音的使不挾子燮子協二切四方賦也首章先論天人之理及殷亡之由爲美文武張本 明明在下君之善惡不可掩也赫赫在上天之予奪爲甚嚴也天人相與之際若此故天

命不足信王位不易居紂居天位非列侯藩國之類又屬殷適非支庶承祧可比四方是其故物曾不得挾而有之若有使之然者天之難信若此可不畏哉忱信斯語詞適與嫡同挾猶持也　維守大有關係蓋凡有身有家者其事皆不易勝然其興亡止于身耳家耳王者威命靈爽與區區有身家者不同故其威福之及于天下者大而不善居之其受禍亦獨慘

摯音至仲氏任音壬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音頻于京居良切乃及王季維德之行戶郎切大音泰任有身戶羊反生此文王

此遡文王之所從生也摯國名在今河南汝寧府仲次女氏任謂其氏任也湯國號商盤庚都殷因稱殷商摯在殷商畿內故曰自彼殷商自女家言曰嫁自夫家言曰嬪嬪者婦人之美稱一事而分言之也京

周京也王季文王之父季歷追王之故稱王季及與也有身懷孕也言摯國次女任氏從殷商畿內來嫁而爲婦于周京乃與王季維德是行更無他事太任有身生此文王此字有味言其爲周家開創之主非尋常人也嗟乎累世相傳之嫡嗣天不使之挾四方而摯之仲女來嫁于周生子生孫享八百年之天下豈非一大因緣不可測度者哉　陳氏曰聖賢之生不偶然也有配耦之賢而後有嗣續之賢故詩推本聖賢之生往往遡其從來如生民言稷而及姜嫄此言文王而及太任下章言武王而及太姒其意深矣

摯仲氏任繫其父而言太任繫其子而言此作詩書法　焦弱侯曰易未濟震用伐鬼方郭璞謂震乃摯伯之名太任父也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筆力反厥德不

回以受方國越通反此言文王之德天人所與也翼翼恭慎貌昭明也精白其心以事帝無分毫之昏蔽也懷思念不忘也聖人視現在之福恒恐不足以保其有故常常勤諸懷抱而不敢忘也回轉也不回者終始以之毫無轉移之意以受方國者以此而受四方諸侯之歸附非有他術以招來之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胙合切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音峽又音合之陽在渭之涘音俟叶羽已切文王嘉止大邦有子承上言文王事天如此故天眷顧而為之生嘉耦焉監視也命即君天下之命已事曰既集聚也載年也作者經營成就之謂合配耦也洽水名在同州夏陽縣水北為陽渭解見秦風渭陽涘厓也洽陽渭涘莘國也即所謂大邦也嘉昏禮也止語詞子太姒也天監視在下之人其命既集于周矣但不昌厥嗣何以承命不

定厥配何以昌後故于文王初年而默定其配于洽陽渭涘之間將昏之期大邦有子此所謂天作之合非人所能爲也按孔疏鳥止謂集是集有廻翔審定之意不敢輕屬

大邦有子俔音峴牽遍下顯二切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魚敬切于渭造音慥舟爲梁不顯其光俔譬喻也俔天之妹猶言天上碧挑非凡間人也文禮也祥善也謂親迎之期文定厥祥以禮文定親迎之期即納幣也造舟爲梁者比船于水加板于上即今之浮橋也後世以文王所用遂以爲天子之禮親迎之際禮文赫奕故曰不顯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祐命爾燮伐大商此即上文之意而申衍之猶古詩換章疊句之

體纘繼也莘大姒國長子長女也行嫁也篤厚也篤生武王言聚集山川之靈氣而生也將言篤生武王之故又推本而言之曰天既命文王于周之京矣而克纘大任之女事者惟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於我篤生武王保之右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商也右助燮和也征伐非中和之事而曰燮伐者謂順天應人純是太和之氣　朱康流曰郡國志云郃陽南有古莘國羅苹以莘爲號地即國語所云神降于莘者是按號即今陜州去郃陽甚遠非其地也祇因公穀以下陽爲夏陽遂誤以秦之夏陽爲號之夏陽耳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掌與切維予侯興上帝臨女音汝無貳爾心

旅野汝隔句一韻林與心隔句一韻旅衆會聚也如林言衆而不爲用也矢誓也牧地名在朝歌南七十里今爲河南汲縣按侯諸侯興起也爾女謂相從伐紂者維予侯興自諸侯

而興不無以臣伐君之歎武王灼見天意所在紂師雖衆不足畏我雖侯位不爲歉故稱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以鼓三軍之銳而一其志苟有一念之私不無膽怯豈能自信如此維予侯興三句是自矢以誓師之詞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音黃**駟騵**音原**彭彭**音旁鋪郎切**維師尚父**音甫**時維鷹揚涼**音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叶芒上

章是陳兵時事此章是交兵時事洋洋寬廣也檀車檀木之兵車煌煌謂車上之飾鮮明也駟馬白腹曰騵周人尚赤戎事乘騵彭彭強盛也師尚父太公望爲太師而號尚父鷹揚如鷹之飛揚也鷹鳥名爪剛觜利能搏擊羣鳥故借以爲喻涼佐也肆遂也縱也燓伐言其德肆伐言其威會朝會戰之朝戰地寬

廣兵車鮮明馬又强盛尚父佐武王爲上將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誅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　漢書王莽傳引詩云時維鷹揚亮彼武王師古注亮助也　沈仲容曰詩詠一代之德莫備于大明其鋪張家世遡流窮源粤自王季而太任而文王而太姒而武王而尚父見其夫妻之同德焉見其父子祖孫之同德焉見其姑婦之同德焉見其君臣之同德焉八百年之基業不待卜而定矣

緜

序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追述太王遷岐以開王業文王因之以受天命故曰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人主惟念祖宗創業之艱庶不墮其先業故周公戒成王自祖宗微時推到日後興王極其詳委

緜緜瓜瓞音經民之初生自土音杜沮漆古公亶都但反父音甫下同陶復音福陶穴戶橘反未有家室比而賦也首章述太王初居豳之事緜緜不絕貌瓜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瓞瓜蔓近本者必小瓜至末則復大踰周至太王文王而復興也民者遷岐之民生者生聚之生自從土地也漆沮二水名水經漆水出杜陽縣北入于渭沮水出直路縣東入于渭民之初生自土漆沮言周人生聚在此漆沮之地也亶父即太王以其年世久故稱古公猶言先公也陶者掘取其土陶之而累土為屋謂之復陶之而鑿土為坎謂之穴或為復或為穴皆陶而後成故曰陶復陶穴若是者蓋因播遷之際未有家室而野處也爾雅宮謂之家其內則謂之室　嚴坦叔曰此詩言沮漆指豳國是漆沮之上流也下文言周原傳以為漆沮之間指岐周是漆沮之下流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滿補反率西水滸音虎至于岐下叶戶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賦也此與下章述太王相宅卜居之事後四章定民居立廟社乃實事也

朝早也來朝走馬當朝時走馬而來言其早且疾也率循也滸水涯指漆沮二水之側也爰於及與也姜女謂太姜聿皆胥相宇居也胥宇相與同居也此言太王相宅而及太姜者著太姜之賢也　岐山在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山有兩岐故名即天柱山

周原膴膴音武堇音謹荼音屠如飴音移爰始爰謀謨悲切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津之切

此下數章言創業時綜理艱難正後王所當深念者

周地名廣平曰原漆沮間之沃土也膴無骨腊膴膴言其地之肥美堇美菜荼苦菜飴餳也如飴言美

若俱佳大抵風氣之美惡畧見于山川而精蘊之秘藏可徵于生物居以生物爲本有生物則有生民衛文公徙居楚丘曰降觀于桑亦是此意太王見此地可居于是起意而圖之謂謀及乃心也又謀之于衆謂謀及卿士也又契其龜而卜之謂謀及卜筮也爰始爰謀言己見不如人見之爲詳爰契我龜言人謀不若神謀之爲審止者居于此也時者土功之時曰止曰時謂龜之兆告以宜于此地居止又告以宜於此時興築龜兆如此築室于茲無煩再計矣字書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也周禮箠氏掌共燋契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羽己反迺疆迺理迺宣迺畝滿彼反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上止反

自此至第七章先民事而次宗廟首宗廟而及宮室門社此經綸之次第　迺相繼之詞慰撫綏之也止奠安之也左右公宮居中而民居左右也民居既定則治田里

廼疆以正經界廼理以分土宜廼宣以道溝洫廼畝以度廣狹民居田事既皆安輯于是民從漆沮之水東徃岐山之下而居焉岐在豳東四百里自西徂東由水滸之西而東至于岐也周徧執事執田事也民性安土舍故就新或易悔倦今樂于趨事見太王處置得宜能得民心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叶姑）其繩則直縮（音宿）版以載（節力切）作廟翼翼（乃與廼通定邑居民必先量度地理司空掌營國邑故先召之營度既定）然後致衆庶興工役司徒掌徒役之事故次召之俾立室家宗廟堂寢門社皆在其中對上未有家室而言繩索也甾曲面勢直必以繩其繩則直言更無邪曲也縮束縛也版築墻障土之板以索束板投土築滿則升下而上以相承載也翼翼軒翥整飭如鳥之飛而布翼也獨舉作廟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

朱晦菴曰人君國都有如井田畫爲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爲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此都邑規模之大槩也

捄音俱之陾音仍陾度音鐸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音憑馮百堵皆興鼛音羔鼓弗勝音升

此承上縮板以載而言見人心之樂於趨事也捄盛土于器陾陾衆也度納土于板中薨薨度土聲登登以漸而高削刮削也墻成脫板刮削其堅凸以就平直也削屢重復削治也馮馮削土聲五板爲堵百堵皆興謂所治非一室而羣力畢集垣墻並舉也鼛鼓大鼓也長一丈二尺爲鼓役事而設人心競勸鼓雖急如不能相赴者然形容太王得人心如此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音抗若郎反迺立應門應門將將音鏘迺立冢土戎醜攸行叶杭　皐門在宮之外郭之内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謂朝門也將將嚴正也太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天子曰大社諸侯曰冢土山頂之高起者為冢故借以為名其制崇土為壇植木為主而不屋所以通天地之氣也戎大醜衆也凡動大衆必告于社而後行故曰戎醜攸行蓋隱然盛治威嚴之梗槩矣故遂以昆夷之喙接之

肆不殄田典切厥慍亦不隕厥問柞音昨棫音域拔蒲蓋切从犮矣行道兑吐外徒外二切矣混音昆夷駾音兑徒對反矣維其喙許穢反矣

太王遷岐原避狄難故終之以此肆故也承上起下之辭殄絕慍怒隕墜也小聘曰問柞櫟樹棫白桵拔去其根兌悅也混當爲昆字之誤駾馬疾行貌喙口也張喙而氣喘也奔趨者其狀如此四矣字見不期然而然之意　不絕慍怒昆夷之心内爲之備也然新遷之國未能與外冦較亦不廢其聘問隣國之禮外與之和也外和内備待外冦之道盡矣昆夷所以敢爲患者恃其深林大麓之中路岐阻塞人不易入耳今柞棫拔去道路平安則生齒漸繁歸附自衆昆夷時或一來維有抱頭鼠竄喘息不暇而已此皆太王之事鄭氏以爲文王者非也　按混夷即犬戎也其後周室東遷卒受困于犬戎因知先世之所以戒嚴詩人之所以賦咏工人之所以歌奏俱不可已國家當寖昌之運必有不可逼視光氣使遐邇畏服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音媿厥生予曰有疏附叶符又切予曰有

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叶莫侯　虞芮二國名虞在陜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虞芮之所讓也質就而正之也成平也就而求其平心以斷也虞芮爭田往質于文王見周人之相讓也耻之遂讓田而去蹶顚蹟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率疏者令親附也相道前後曰先後言引於前而翼於後也喻德宣譽曰奔奏宣揚聲譽使天下奔走趣附也武臣折衝曰禦侮謂有以弭敵人之覬覦也　按正義謂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伐邘伐密須伐犬戎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拘于羑里然則文王正以虞芮質成取忌幾于履虎遭咥故曰蹶厥生蹶之爲言僵也與死爲隣之謂又云散宜生南宮括閎夭三子學頌于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于羑里獻寶以免文王予曰四言乃文王當日之語而太公散宜生南宮括閎夭又適符四友之數文王自幸其脫虎口而歸功四臣意謂羑里之囚幾喪

其生矣幸而得免人或謂予盛德所致而予則自知之皆疏附後先奔走禦侮之力故一則云予曰再則云予曰凡三四而不覺其煩也此是咏文王所遭之不幸與前所言避狄遷國總見周家創業艱難以動繼世者之警戒也作詩者其有憂患乎　前歷叙太王之事而終之以文王學者見其前後不相屬如歐陽公亦漫爲文人贊賞之語不知序原謂文王之興本由太王故章法如此世人妄立議論皆因不讀序之故　右三詩乃兩君相見之樂左傳所謂及文王之三皆周公所作以戒成王者蓋歷述其先王積累德業之盛以見成王任大責重不可不謹戒而保守之後世因諸侯朝見燕享必歌奏以貽先德于天下亦以致儆焉此雅所以爲大也

棫樸

序文王能官人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右奉璋則俊乂之士得其職矣六師從之則材武之臣盡其力矣故曰能官人後二章推本文王之教育而責成于成王也

芃音蓬芃棫音域樸音朴薪之槱音酉之濟上聲濟辟音壁王左右趣

此苟之與而比也此言文王用材不棄微小山善養木切之資薪槱焉國善養士稱任使焉此立言之義也

芃芃短小而盛貌棫白桵音緌樸枹木枹音包蓋叢生之木作櫟之屬也薪析之以為薪槱積之以待燎濟濟者整肅之意辟王謂文王從後尊稱之詞趣言諸臣疾速趨事詩謂叢細之木可用以為薪又可積以待用喻文王用人或隨材而用或蓄以待用雖微不棄況其大者乎故文王濟濟然端拱無為而左右之人趨而事之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音章奉璋峨音我叶魚羈切又如字峨髦士攸宜如字又牛何切賦也祭統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諸臣則又助祼將之事故曰左右奉璋璋圭之半體也合之則成圭祭祼之禮有圭瓚有璋瓚瓚如杯盤用圭為之謂之圭瓚用璋為之謂之璋瓚峨峨衣冠壯偉之貌髦俊也奉璋峨峨髦士攸宜言如此衣冠之俊奉璋方為相稱而俎豆生色按周禮注云惟宗廟有祼天地至尊不祼故此祼事言祭宗廟也

淠音譬匹世切彼涇音經舟烝徒楫音集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興也一心共濟莫如同舟故以舟楫杙興淠舟行貌涇水名出安定即今陝西平涼府烝眾也徒從役之人楫以櫂撥水也周王謂文王于往邁遠也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為師六師即六軍也天子六軍

文王爲西伯奉王命徂征故亦得抽調六師及猶汲汲也言將卒一心如恐弗及按詩人指山川皆以土地所有者言之若文王始居岐則稱渭水後居豐則當言豐水涇非耳目所及而言涇者蓋述行師時所見兵貴信速乘人不及而用其朝氣心動而疑猶舟無楫而涉險則無及矣六師及之見其信而且速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叶神如字又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如字又叶然

倬高明貌雲山川之氣漢天河見在箕斗二星之間章文章按雲之光彩非一點綴天河兩相映發故曰爲章于天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遐何也作鼓舞也作興人材不在督責惟精神意氣之間自有感動雲漢經天令人神明開朗鄙吝都捐豈非作人妙用然非欲速可致雲漢千古爲昭聖人久道化成非文王九十七歲之壽亦不能作人至此

追對回反琢陟角反其章金玉其相如字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玩上文言壽考作人此責成于成王欲其法文王故上稱周王此稱我王也天文莫大于雲漢物華莫美于金玉人工莫精于追琢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章文采相本質其章則追琢其相則金玉此非可鹵莽而得也我王勉勉不已則精神震動足以提挈天下之人心大者綱舉小者目張無不則而象之矣綱者網之繩紀者網之目前王作人如雲漢之在天後王作人如追琢之于金玉故前王得之穆穆而後王不可以不勉勉也　李瞻章曰文王事殷卒世未有王號棫樸之稱辟王蓋後人追詠之似也然左右奉璋六師于邁非王者之禮樂征伐乎虛遜其名而實僭其事文王不敢出也既無其事而虛飾其詞詩人不必然也然則詩中凡稱辟王周王皆武成後事不可泥壽考二字指爲文王傳不曰武王未受命乎周王

壽考非武王而誰按此說亦有意理故附録於此

旱麓

序受祖也言祭而受釐于祖也前三章言其德之愷悌自足以致福禄後三章乃祭而受釐之詞惟其德自足以致福禄故求之而不爲諂受之而不爲倖

瞻彼旱麓榛音臻楛音户濟子禮反濟豈弟音愷悌下同君子干禄豈弟興而比也旱山名漢書地里志漢中郡南鄭縣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漢漢中與鳳翔府接壤即古岐周地麓山足也山高大則麓之氣深厚氣深厚則草木茂盛榛似栗而小可供籩實楛似荆而赤可以爲箭濟濟茂盛貌君子文王也　玩詩不言山而言麓不言松柏而言榛楛葢謂人君不以高危峻絶自

處而以謙抑卑下為心人人得而親近之無所懸隔人人得而取給之無所禁限此其為豈弟孰加焉受祖者必有德以受之文王有豈弟之德故其干祿也亦以是豈弟干祿非文王之心詩人言干祿者謂在我有以致之猶曰自求多福云爾非有心求之也豈弟樂易之謂樂則不憂易則不險此句最重世間種種福祿不過和氣之所凝成故嚴厲乖戾則愁慘叢生溫良易簡則太和凝聚周家世以樂易為德故其子孫之求福也亦遵是樂易而已其諸異乎人之求與

瑟彼玉瓚才旱反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乎攻切此章

以其器之美者味必美興德之盛者福必盛瑟縝密貌玉何以言縝密蓋謂其堅潔無瑕疵可指也玉瓚圭瓚也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而朱其中青金為外想即今之法藍也黃流鬱鬯也釀秬黍為酒

用鬱金草煮而和之使芬芳條鬯以瓚酌而祼之其色黄故曰黄流寶器不薦于褻味黄流不注于瓦缶盛德必享于禄壽福澤不降于淫人故言豈弟君子福禄攸降上云干禄是我有以感名之此言攸降是天有以錫予之惟豈弟之德上升斯福禄之恩下降也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于西受圭瓚秬鬯之賜周之進伯自王季始蓋王季受之于殷而文王受之于季也　味詩理此章宜在鳶飛戾天之後想係錯簡

鳶飛戾天（如字又叶神）魚躍于淵（如字又一均切）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叶然又如字）

鳶飛魚躍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君子作人獨以天性相感發使之手舞足蹈而不知亦如鳶魚之飛躍而已天性即豈弟也全重在愷悌上雷霆一發蟄底震動此之作動于氣也君子作人豈如

是哉 呂伯恭曰作人之盛至于如鳶飛魚躍非積累薰陶久且熟者不能其來益有自矣此序所謂受祖也遐何也遐不作人言豈弟君子豈有不作人之理 此以天地之化興聖人之化詩之以意興者

清酒既載 節力反 騂 息營反 牡既備 蒲北反 以享以祀 逸職反 以介景福 筆力反

賦也前三章言其理此章始言祭而受釐於祖之事清酒清潔之酒既載謂已在尊中也騂赤色周所尚也備者豫備非取具臨時也祭祀之禮先爲清酒次爲擇牡故舉此二者享獻也以獻享行祭祀之禮也介字之解多端禮記主有擯容有介所以通賓主之情以介景福言以己情告之于祖而求其福也

瑟彼柞棫民所燎 音料力召切 矣豈弟君子神所勞 去聲力報切

矣興而比也末二章申介福之事言以德受福理有固然無可疑者　木理縝密曰瑟芟草燒之曰燎勞者叙其勤以答也言春顧保愛使得爲善之利蔣悌生曰詩人以玉瓚黃流興豈弟宜也作棫微賤之物乃託興取義何哉作棫之爲物叢生茂密人得而取之無有禁限時時而薪之無有或窮借使松柏梓楠之高大民欲薪之固不可得苟得伐而爲薪則今日斧斤而明日濯濯矣又安能資民用哉

莫莫葛藟力軌反施音異以豉切于條枚莫回切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莫莫柔蔓之狀施者纏擾之義枝曰條榦曰枚葛藟施于條枚纏緜固結不可解散喻君子以豈弟求福眞切篤至無有他念黃東發曰舊以回爲邪非也回乃入于邪之所自始人心初何甞不正直一旦禍福在前計較之念一起即爲回轉自謂枉尺直尋苟濟目前不知一有回轉即入于邪不可復返自古

敗名喪節之士如此類多矣學者讀求福不同一語可以銘心而誓之終身也　唐士雅曰棫樸言人心之歸附此詩言天神之降福總以見文德之盛也

思齊

序文王所以聖也　言文王之聖皆聖母之所教育也通篇皆言聖母之德周公儀刑文王而推本其由來於此

思齊音齋大音泰下同任文王之母　莫后姚罪滿補三切思媚周姜京室之婦　蘇后房詭奉甫三切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尼心切將言聖母之德也

逆遡而上以至于太姜見壼範之由來者遠也思語詞齊敬也以婦德之端莊言媚順也以婦道之和順

言太任王季之妃周姜太王之妃太姜也太姒文王之妃后妃也嗣繼也琴節曰徽徽音言調和如琴音也家庭之間調和爲貴舊謂太任媚于太姜者非也齊者太任之德媚者太姜之德婦道盡于此二字矣文王之母京室之婦言其名實相稱即所謂徽音也太姒嗣之則百斯男仁者必有後如此百男舉成數而言春秋傳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爲十八人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音通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悲工切公恫邦爲一韻　此與下章正言其思齊之德惠順也宗公宗廟之先公神即指先公之神罔無也子孫顛覆厥德先人憾之曰怨子孫愚癡不肖先人惜之曰恫罔時怨罔時恫言無有怨之時恫之時也惠于宗公言事先刑于寡妻言啟後刑法也寡妻周公自言其婦猶言寡小君也

此周公沐浴教化親切有味之語兄弟指管蔡諸人而言御治也如御車然故曰御家邦之難治必始于兄弟兄弟之不和必始于妻子妻子正兄弟宜則御家如輕車熟路無不從心矣婦人不與外事而言御家邦者閨門之中萬化所從出也

雝（雝石經作雍）雝在宮肅肅在廟（叶貌）不顯亦臨無射（音亦）亦保

叶妙鄭本合下二句為一章　雝雝肅肅事先啓後之根本臨保又雝肅之根本雝雝和也肅肅敬也雝雝常如在宮宮者和之地也肅肅常如在廟廟乃敬之地也不顯人所不見臨如鬼神之臨其上射舊通作斁今如本字解閨門之內彈射所不及故曰無射保抱持之意雖無彈射而惟恐心之放逸也二句即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意后妃上配至尊神人之主如前章所載神人孚格可得為主之道矣欲求所以孚格

者當于此章覬之

肆戎疾不殄烈假古雅切不瑕叶奚亦切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叶如式切　此言御家邦之事與下章皆接以肆字爾雅釋肆爲故今是承接語意戎西戎指昆夷也西戎爲周之患如人之有疾病不殄言未能絶滅之也烈光假大也言西戎之患雖未能殄滅然敵國外患國家將有光大之德不因此而瑕玷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指宫中之人而言寂然無聞而人自以爲法式未嘗諫諍而人自入其範圍女德至此微乎微矣詠坤德而及於戎狄似爲迂闊然衛宣以女禍而召夷狄之亂幽王竟以褒姒畢命驪山知詩言之不誣矣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叶七四切古之人無斁毛音亦鄭音擇譽髦

斯士叶時至切鄭本自不聞亦式至此爲一章 此言至兄弟之事已冠爲成人童子爲小子成人小子即指兄弟中之長幼者造成就也古之人謂太任數厭倦也髦童子垂髮之稱譽髦髦之有聲譽者漢志學以居位曰士成人則有德小子則有造皆因太任教誨無有厭倦所致名譽之髦斯得成其爲士也聖人澤流萬世莫大于作人故此詩以是終焉所謂則百斯男者亦非徒謂子孫之衆多也 薛敬軒曰讀思齊一詩修齊治平之道備矣

皇矣

序美周也 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至文王而伐崇伐密王業彌隆要皆天意非人力故曰美也萬茂先曰緜之詩意在叙王業艱難之由故詳在太王遷岐而以文王爲餘波此詩意在文王伐

崇伐密而以太王王季為縁起讀書須識前人意思所在　孔疏不專言所美之君廣言周國故曰美周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黑各切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正政石經作正義同不獲胡郭切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巨夷切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達各切

賦也首章原天初眷太王之意　蓋民必得君而後安故為民擇君君必得地而後可以行安民之政故為君擇地此皆天意所屬是以總而歸之天皇大也赫威明也監觀審視也莫安定也二國夏殷不指紂紂此時紂尚未生也不獲不得民心四國四方之國究者尋覓其人度者審擇其孰稱耆老遲久也言天意遲久謹其所擇也憎惡式用廓大也方言張小使大謂之廓憎其式廓惡其侈然用大非小心翼翼之

人不足以安定吾民也岐周在西乃眷西顧者言天意背商而向周也此謂岐周與宅與之居天子位也

孔疏帝王神器實有大期殷之存亡非無定算但與在聖君滅由愚主斯則受之于自然定之于冥運天非既生之後方始簡擇比較善惡乃欲回心但詩人抑揚因事發詠假言天意去惡與善歸美文王以爲世教按此詩俱以天帝起論蓋天之立君凡以爲民苟一念不在民即一念不可對上帝此垂訓大旨也

作之屏之音丙必領切其菑音恣莊持切其翳音意於計切脩之平之其灌其栵音例啓之辟之音闢婢亦切其檉音稱敕丁切其椐音居紀庶切攘之剔之其檿音掩烏簟切其柘音蔗又都故切帝遷明德串音慣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此章乃本作宅之始岐周之民樂就有德者皆共刊

除樹木而營理邑居也作拔起屏除去也木立死曰菑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爲木之菑故曰菑木自斃曰翳木斃則枝葉覆地故曰翳修裁削平芟刈也叢生爲灌行生爲栵啓之闢之謂向來人跡不通至此始開闢也檉河邊赤莖小楊可卷爲盤椐似竹有節可以爲杖攘之剔之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檿山桑柘桑類作屏脩平是去其死而存其生啓闢攘剔是存有用而去無用當走馬胥宇之時凡事經畫不欲鹵莽類此按明德即莫民之德謂太王也遷者遷之于岐串習也串夷謂串習之昆夷載滿也太王未遷之時岐之險阻爲昆夷所出沒既遷之後則滿路而去立配即下章所云作對指文王也王者天之配天將立之以爲配使周家王天下非一朝一夕之故其受命堅固蓋自太王時已定矣故下章即承此而言天之作邦作

對自太伯王季

帝省（昔井切）其山柞棫斯拔（蒲貝切）松柏斯兌（徒外切）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羊利反）則友其兄（虛王切）則篤其慶（祛羊切）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平聲）奄有四方

此述太伯王季相遜之事爲文王張本玩帝省其山承上作之屏之八句來蓋借山以言氣象之鬱葱柞棫解見緜拔者擢其脩榦兌悅也膏潤菀茂之謂作邦謂興周室作對謂生明君對配也聖人是天之對手對字奇甚自太伯王季言初生太伯王季時天意已有所屬善兄弟曰友兄謂太伯維此王季以下單發明王季心事盖事親在於養志友兄亦在於成志太伯承太王之志避之而不顧王季承太伯之志受之而不辭各因其心而已使王季之于太伯有一毫作意便不是因心故詩人言因其心即友其兄友其

兄即篤其慶錫光受祿奄有四方相因而至矣篤厚也篤慶牧民圖治克副天顧以厚周家之慶也載錫之光者愈顯太伯知人之明不爲徒讓受祿無喪者受此作對之天祿於無失奄遂也有四方雖是文武實王季之受祿貽之也　萬茂先曰聖賢作事可讓則讓可受則受無假托無避忌其於天顯之愛鞠子之哀分毫無損推而論之堯舜禹之授受不過如是箇中父子兄弟相知相成深心之處當時人不能知後世人不能到使王季稍以形跡自疑遜而不居反不是因心反不是友朱備萬云王業之成雖在于武王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于太伯讓王季之日太伯讓焉而無迹王季受之而無愧此王業之所繇基也文王創造于前武王繼續于後此王業之所繇成也太伯當立而不立文王可爲而不爲故皆謂之至德非王季之友無以成太伯之志非武王之孝無以成文王之功武王之孝易知也王季之友難知

也此詩人所以再三歎咏于王季也　史記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亡如荆蠻古公卒季歷立至于文武遂有天下豐氏坊曰觀于史記則太伯乃庶長而季歷爲嫡出也太伯庶出則國非其有季歷固當立何以夫子謂之讓不知夏商尚質之世其傳惟在立長而未有嫡庶之辨至周始定立嫡之法蓋以太伯不以長自居而以嫡推季歷遂爲萬世凖則夫子據商禮而稱之也觀湯崩太子先卒而立仲壬仲壬崩而立外丙微子薨而立微仲可見商禮如此若周制則湯崩之後即立太甲微子之薨即立腯矣　或以此爲成王之詩按三章之末奄有四方四章之末言施于孫子皆指武王言若在成王時必兼揚厲武王之功矣

維此王季帝度（音鐸待洛反）其心貃（音陌）其德音其德克明（彌延切）克明克類克長（張丈反）克君（姑元切）王（于況切）此大邦克順克比（必里切又如字）比于文王其德靡悔（虎洧切又如字）既受帝祉（音恥）施于孫子（奬里切此述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也德由心起故先言心帝度其心即所謂天啓其聰貃靜也寂寞也德音名譽也貃其德音不計較于形跡以博交讓之名也德音雖韜晦而德實克明德既克明則克類克長克君皆于克明中該之矣左傳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克明以事言是非能坐照克類以人言善惡能剖分克長則立教而師道盡克君則平政而君道得克順者我能慈和而人無不服也克比者上能親下而下無不親也

王季之德如此而王此大邦足以化侯爲王矣而恪守臣節順而且比易曰比輔也下順從也比于之比及也至于文王以服事殷拘於羑里而不悔周之世篤忠貞如此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又何疑哉故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施延也前曰作邦此曰王此大邦帝作之而王季王之王季信是天之對手　此詩三王各序一段惟王季上承太王下開文武雖曰其勤無績可據詩人頌述其德却從太王說到太伯之讓與上文相聯又插入文王施孫子以起後二段意是於枯淡處生波瀾而又血脉貫通可悟作文之妙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餞面切誕先登于岸魚戰切密人不恭敢距大邦悲功切侵阮魚宛反徂共音恭王赫斯怒暖五切爰整其旅以按孟子作遏徂旅以篤于石經多一于字周祜侯五

切以對于天下後五切五章六章述伐密之事伐密疑於自私伐崇疑於復仇故各以帝

謂發端見其出於天而無他也畔離叛援援引也隣邦與國緩急相助謂之援畔援謂自離叛其與國歆貪羨餘也周禮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孟子以羨補不足歆羨者見人之餘而貪慕之規得人之土地也無然禁止之詞誕大也味誕先登岸謂立定脚根有居高臨下之勢言諸侯有暴亂者當先脩威德以待之也不恭謂不恪遵王法距與拒同違也文王欲睦隣安衆而密人稱兵倡亂是敢距大邦之命也王赫然怒其侵鄰害民自不得不興問罪之師爰於也整謂比其什伍定其部分旅師旅也密自阮以徂共其勢漸熾文王自阮以侵密還自救是遏止其往共之師也凡此乃救亂安民以厚我周家之福以答天下望周之心葢撫字小國祐之及人者厚救一阮而為亂者懼人恃以無恐故天下之心以

慰也密在靈臺縣阮共在涇州俱隸陝西平涼府

依其在京居良切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徒向切度音渡其鮮蘊淺切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此篤周祜對天下之實事京周京按用兵必有根本之地文王駐兵國都依之以為聲勢故曰依其在京潛師掠境曰侵上言遏是阻其往此言侵是攻其地救阮之兵既遏密人遂自阮疆衘枚卧鼓出密人不意而侵之所以示神速使知懼也無矢四句軍令也岡與泉是軍所經歷之地矢射也無矢無飲是秋毫不犯之意小山别大山曰鮮曠野之地曰原鮮原乃岐周往來之孔道度者涉歷其地山之南曰陽將側也萬邦謂當時諸侯方向也天下歸往謂

之王岐山之南渭水之側背山跨水營建國都乃爲萬邦之所趨向下民之所歸往陳行之曰人心向背不係於都邑但仰建極之地則維翰之思有所主覲覲民之地則孔邇之情有所依故在岐周則係心於岐周今在新邑又係心於此也　岐陽渭將或謂即豐邑豐在岐東南三百里朱晦菴曰在京兆府咸陽縣竹書紂二十五年周伐殷至于鮮原逸周書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予德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七章八章述伐崇之事懷眷念也帝謂文王予眷懷爾之明德不在聲音顏色上做工夫長君長夏諸夏革更也未嘗長諸夏以變更之道益行所無事之意爲

諸夏君長一好事則紛然多事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理之自然謂之則即如伐崇一事苟惡其讐我譖我而伐之或避其讐譖之名有意不伐皆識知用事非順帝之則也詢者聲罪致討怨耦曰仇仇方即崇也謂崇爲仇方者虎倡紂爲不道肆行暴亂不遵方伯約束是與我爲仇敵者兄弟與國也鉤梯名以梯倚城循之而上謂之鉤援臨衝二車名臨者從上臨下衝者從旁衝突無鍾鼓曰侵有鍾鼓曰伐崇國名墉城也馮元敏曰心不物役常在事外則雖伐崇伐密鉤援臨衝執訊攸馘擾擾搶搶而依依安安未嘗不恬適也 崇在今陝西西安府鄠縣說苑子聞崇侯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訟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唯爲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臨衝閑閑何甄切閑崇墉言言執訊音信連連攸馘音國古獲切安

安於虔切安是類是禡音罵補切是致是附上聲四方以無侮臨

衝茀茀音弗分聿切崇墉仡仡音屹魚乞切是伐是肆是絶是忽

四方以無拂虛出切分聿切此章上七句是全讐國以仁而天下無不服下是絶讐國以義

而天下無不從閑閑言攻具備設安頓見其臨陳之

暇言言或招降或請服以言語相整飭往來訊問也

執訊執所生得者而問之連連言其聯屬之衆馘獲

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以記功安安不輕暴也於

內曰類於野曰禡禡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出兵

之初既類祭上帝及至所征之地又爲禡祭蓋暴白

其罪告之神明也致者致其來附者使之歸兵威既

加廣開生路招致歸附其黨益孤此仁者之師伐國

之道四方聞之已不敢侮謂王師不暴人皆欽服無有輕疑之心也宗人之頑猶未服也必是伐是肆是絕是忽而後伐崇之功始竣其不姑息如此茀在車傍所以蔽風塵茀茀謂攻城時從後望之藩蔽之多如此仡仡孤危動搖之象伐聲罪以討肆縱兵以攻絕之使救援不通忽則俄頃而滅其國四方畏之皆不敢拂謂王師無敵人皆順從無有抗拒之事矣克一崇而四方無侮四方無拂蓋伐當其罪也此皆不識不知中妙用非後人所能窺測 李明德曰舜攝堯曰類于上帝則類非專爲兵祭周禮大裁類社稷宗廟則類又非專事上帝故陳祥道謂類禮不可得而知禡用兵時祭造軍法者是類是禡蓋類聚當祭之神而于師祭時同祭之也 篇中稱天者一稱帝者八具見天爲民立君君安民以得天周家所以世受天命也故

序云美周

靈臺

序民始附也 按此述民樂之詞民之歸附可見然三分有二為日已久此言民始附者何也靈臺在今西安府鄠縣鄠於殷時為崇國文王伐崇為邑而後作靈臺于其地崇民初離虐政如登春臺故曰民始附 易乾鑿度文王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六直反 賦也首章言作臺之事 經者縱橫量度之義經始靈臺者靈臺靈囿靈沼同時規畫而其功始于靈臺靈臺之基址定而囿沼之規模漸次而定矣方而高者曰臺靈謂若有神助靈臺其高九仞上平無屋經之定其規模營之計其工作攻者畚鍤之事不日者無日期之限經始勿亟文王惜

民之心庶民子來萬衆鼓舞之意　呂伯恭曰文王之作臺主于望氛祲觀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因以疏瀹精神宣節勞逸蓋一張一弛無非事也

王在靈囿麀音憂鹿攸伏筆力切麀鹿濯直角切濯白鳥翯音學左角切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此言作臺而遊觀之事按文未嘗稱王而三分有二之民俱已王之正是愚夫愚婦歡欣踊躍不知禁忌之語囿者築土爲垣以域養夫禽獸麀鹿兼牡言麀牝鹿也說文攸行水也伏伺也攸有行義伏有止義言其行止皆自得也濯濯肥澤貌翯翯鮮潔貌沚之曲者曰沼牣充滿也麀鹿在囿如在山林魚鱉在沼如在江湖自非文王德及魚鳥安能相忘若此故皆以王在爲起語杜詩云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

虡（音巨）業維樅（音聰）賁（音焚）鼓維鏞（音容）於（音烏）論（音倫）鼓鍾（石經作鍾）於樂（音學）辟（音壁）廱（音邕）

此言文王遊囿而作樂之事懸鍾磬者兩端植木謂之虡虡天上神獸鹿頭龍身刻虡形于植木之足因以為名虡上有橫行大板刻畫如鋸齒謂之業樅木名松葉柏身葉與身皆直虡業非直木不可故皆以樅為之此懸編鍾編磬者也編鍾編磬與賁鼓大鐘俱有虡若業與樅止可懸編鍾編磬賁鼓身高八尺腹圍十六尺面四尺鏞大鐘也觀賁鼓則鏞可知矣賁列東序鏞列西序當特懸之非虡業所能懸也詩人于編鍾編磬則言其所懸之器于鍾鼓則直指其名蓋兼小大而錯綜言之也論倫也類也獨鍾不能和聲獨鼓不能成樂各以其類相從所謂倫也或以論為論議則此乃作樂之時非論議之際於嘆美詞美哉鼓鍾之有倫也美哉辟廱之樂也有手舞足蹈之意故下又再三咏

之辟廱向謂學名序次於此上下文義不協莊子言歷代樂名文王有辟廱之樂尚書大傳引樂經云舟張辟廱鶬鶬相從辟廱乃樂名非學名也　朱克升曰鼓聲讙以立動鍾聲鏗以立號易至散漫失倫於倫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所謂樂而不亂服而不厭從律而不奸也　按辟廱天子太學也習射養老俱在于此制度莊嚴然此是登臨遊眺之時非講學行禮之地止以辟廱爲樂名義各有所主不必繁稱以混耳目

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音徒鼓逢音蓬逢矇音蒙瞍音叟奏公

此申言鼓鍾辟廱之樂詠歎不能已　上章賁鼓舉其最大者言之此章鼉鼓則以始作者言之蓋自鼉鼓鼓衆而後矇瞍始作樂也鼉水族形似蜥蜴四足身長丈餘具十二生肖肉天雨則鳴其聲如鼓生卵

大如鵝卵甲如鎧甲其皮堅厚可冐鼓逢逢鼓聲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凡聲使瞽者聽之以其能審音也公公所樂之更端曰奏凡作樂先擊鼓一闋復奏必自鼓始民方嘆美鼓鍾辟廱之樂而鼉鼓逢逢然矇瞍又奏公矣眞是將來未必應接不暇　林孟鳴曰鼉宵鳴其數應更故吳越謂之鼉更未有以皮冐鼓者詩人咏之以其鳴應更爲靈德之應非實鼓也如簫音似鳳遂名鳳簫之類　竹書帝辛三十七年文王之四十八年周作辟廱帝辛四十年文王之五十一年周作靈臺三輔黃圖辟廱靈臺皆在長安西北四十里則辟廱與靈臺同處通義曰辟廱乃養育人才之地文王爲靈囿于其際令士子游于斯息于斯歌舞于斯當時之人但見鳥獸魚鱉之咸若鍾鼓管籥之鏗鏘而不知文王化育之妙令人日進於高明而忘其所自至今讀其詩但有熙熙皞皞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已　呂伯恭曰或疑靈

臺之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胡爲以辟廱學校撫入之之彼盖未嘗深考三代人君與士大夫甚親游宴之暬御征行之扈衛無所往而不與髦俊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樂者固學士之所常肄也夫豈有二事哉此以壁廱爲太學故立論如此

下武

序繼文也按周后稷思文肇基其後文德相承世濟其美至于武王不得已而一戎衣天下已定即戢干戈櫜弓矢則亦下武者也求懿德肆時夏則亦繼文者也故篇中皆言文德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居良切賦也下武以武爲下玩下武維周緊舉后稷以下言之哲知也上知天命之所向下知民心之所歸惟德而已世有哲王

謂后稷以及武王武成篇云我先王公劉周語云我先王不窋又云自后稷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王始平之是后稷以下皆得追稱爲王也三后太王王季文王也在天者既沒而其神在天也王武王京鎬京在京者足以配其在天者言不相上下也人知武王以武定天下而不知武王之心上文而不上武用武非其得已也此詩爲繼文而作欲發明武王之心先總說一代之意嚮言以武爲下者周之家法也周家世有哲王三后既往而其神在天矣武王又配合其德于鎬京焉祖創孫承父作子述先後相傳其德一也曷嘗以武爲上哉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叶名成王之孚叶夫尤切京命隔句一韻求孚隔句一韻　武王所以能配三后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以其於先世之德作而求之也世有哲王

則有世德作起也有振動奮發之意求有參經權通常變無方以求之意蓋三后之緒本于德而武王之能繼其緒者亦惟能求三后之德世德所在即天理所在永言者心口自維刻刻不忘之謂德著于人而心所同然謂孚太王肇基王跡王季其勤王家文王以服事殷三后之孚著于民久矣天命棄商歸周武王時時不忘配命三后之孚始完足無歉所謂成也三后之孚成而武王之見信於天下者亦成矣　徐玄扈曰三后事殷武王伐紂功業不同順逆相反然迹逆而理順事異而心通三后而在牧野之舉必不得已也故詩頌武王冒無一語道其剏基立業恢拓前功但曰配京求德見武王曲體先人克全孝道雖化家爲國變侯爲王實無分毫與前人謬戾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承上言配命可以成孚成

乎則下土以爲式可見天人一理先後一揆武王孝思眞可爲天下後世法也孝思孝先之思先世如何立心如何制事作而思焉當繼述以繼述爲孝當變通以變通爲孝時與先人志意流通永久不忘則可爲人之法則矣自人取法於我曰式自我可爲人法曰則

媚茲一人應平聲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媚蒲北切媚愛茲此也一人武王也應當侯維昭明嗣繼服事也天下信之式之則媚愛之矣所以媚者維以王有孝先之順德耳以臣伐君心跡曖昧難以告人然順天意順人心以順乎親武王心事眞如青天白日不忌嫌疑不蒙悔吝何等光明正大故曰昭哉嗣服謂能繼其先世之事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音户 末二章屬望祝頌

之詞　來來世也許語詞繩繼也承仍世德如繩索之相繼祖三后也武事祜福祜也承上貽哉而言繼先即可垂後光顯及於後人止因能繼其祖武能繼其祖武則萬年受福益武王孝思千古爲貽則周家天下萬年弗替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此言受祜之實蓋天命不出于人心人心所歸正天命所在賀朝賀佐助遐遠也不遐有佐者四方來朝皆吾佐助雖萬年不以爲遠言其推戴如一日也　玩繹詩詞專闡發武王伐商心事蓋周家世世事殷文王三分有二臣節彌固至于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似與祖德違悖故詩中細細闡發曰王配于京曰世德作求曰孝思維則曰繩其祖武言武王放伐與祖德毫無異同中庸所謂善繼善述故詩言下武序言繼文所以白聖人之心

跡扶萬世之名教

文王有聲

序繼伐也嚴坦叔曰繼文之詩兼言三后以三后皆有文德可繼也繼伐之事專言文王以太王王季無伐功所謂繼伐者專言繼文王也周至文王始有伐功伐崇益其大者然而大統未集至武王伐商而後卒其功故曰繼伐

文王有聲遹音聿駿音峻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賦也按此言文王之繼述周家王業始于后稷公劉太王王季皆韜晦無聞至文王紹述其業聲譽日著故以有聲發端大也所述者非徒有聲且大有聲 遹述也猶周書遹乃文考之遹駿當時父母之頌豈

弟之歌是有聲而顯西土播南國是適駿有聲遹求二句說文王之心求寧者求民之安而觀成者即欲見安民之成功此見文王聲之大者本于德之大按說文烝火氣上行也从火火氣以漸而熾周家王業以漸而隆大抵開國承家須精神振作氣勢鬱烝方成可大可久之業　每章末句皆不叶韻蓋贊美之詞與吁嗟麟兮吁嗟乎騶虞一類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此言伐崇而作豐也　命者天討有罪之命武功謂伐邘者須密昆夷之屬伐崇功最大故特言之爲作邑張本作者創起之詞邑即國也文王伐崇以其有罪非爲作邑也而武功既奏民皆歸心自不能已耳　豐即崇國之地通典豐在長安縣西北靈臺鄉豐水上　范士文曰受命即指受專征之命說自好

築城伊減音洫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補協孝舊叶許六反

按古韻無此叶別本欲作猷孝叶虛由切王后烝哉此言作豐之心也減水疾流也築城于水流之處葢倚水以爲險也匹耦也與岐邑相對兩都並峙亦形勢相倚之意此時輿圖漸拓營建日廣似乎遹上而有急于取天下之意故曰匪棘其欲棘急也匪棘其欲二句摹寫文王心事言非急成己之所欲葢公劉思輯而遷豳太王以害人而居岐文王求寧而作豐正追述先人之志以啓後來之孝耳來者嗣續無己之意上章言作豐受命于天此章言作豐追孝于前見作豐乃天與前人之心也自此而氣勢日盛君臨天下故每章以烝哉爲贊嘆曰王后曰皇王王追稱也后本稱也皇王贊辭也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音袁四方攸同王后維翰音寒王后烝

哉

此言作豐人歸而推本于王身也王公王之君臣也濯者洗滌更新之象垣城垣也取堅固之意翰即羽翰取翱翔不可控制之意王公洗滌便是城垣堅固人心歸戴便是國家羽翼言文王非區區藉山河之固也克崇作豐而王業成故以王后稱之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此以武王之功配禹也豐水出終南山堯時豐水汎濫禹治之使合渭東注于河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豐水所以東注者禹之功也四方所以歸周者武王爲之君也豐水東注言其水勢之順四方攸同言其人心之合即水勢之順而見神禹之功即人心之合而見武王之德績功也辟君也變王后言皇王一統天下其事又大也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蒲北反 皇王烝哉此言辟廱之化也 鎬京所以建極辟廱所以立教先言辟廱而後言宅是鎬京建國君民學校爲先此教化之原也周興西方近者先被其化後乃漸及于東故曰自西自東文王化行南國後乃漸及于北故曰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猶言無不思服繼伐之詩而言辟廱者人知武王之得天下在于武功抑知天下之服武王由于文德也 逸周書豐鄗相去三十里止隔一水辟廱在豐水上鎬即今鄠縣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居良切 維龜正之盈切 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此追言始之愼重 考稽也有疑者必須稽考考卜者考之于卜也卜之者文王其所卜者爲欲居此鎬京也龜正告之宜宅鎬京絶無二三其説武王因之作邑于此是鎬京之宅文王始之而武王

成之也竹書帝辛三十六年西伯使世子發營鎬京鎬雖武王所都而實營於文王董氏曰卜筮之道先斷於心曰考卜維王則王志先定而徵之於龜也

豐水有芑音起武王豈不仕詒音移厥孫謀以燕翼子樊里切武王烝哉

興也此言武王得人遺子孫以終繼伐之事芑嘉穀詒遺燕安翼輔也百年計樹人還豐還鎬王居已壯所以守之者人也豐水潤澤之地則芑叢生焉武王聖賢之主豈有不仕人以官者乎凡此皆所以為孫謀也孫謀在于翼子翼子在于得人蓋謀不及遠則為子者未免有創造之勞今謀及其孫則子不過安享攸同之治坐收思服之心而已謀在遠則逸在近復何事哉　蘓子由曰此詩言文王者先曰文王後曰王后其言武王者先曰皇王後曰武王蓋文王老而稱王武王即位而稱王故也文

武則其正號矣　徐玄扈曰遷豐而稱武功文王之武遷鎬而言辟廱武王之文此亦微顯闡幽之論每章以叅哉作結不獨歎美文武所以示後世子孫亦必如此也　朱晦菴曰鄭譜此以上為文武時詩以下為成王周公時詩今按文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則非文王之詩矣又云無念爾祖則非武王之詩矣大明有聲并言文武者非一安得為文武之時所作乎蓋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此什皆追述文武之德故譜因有此語耳

生民之什

生民

序尊祖也　續序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祖者始也己所從始也

自父之父以上皆得稱焉后稷之于成王乃十七世
祖　季明德曰舊以此詩爲郊祀之樂歌則郊以祭
天以天爲重今詩詞述后稷甚悉殊無祭天之文其
非郊祀之歌明矣段氏曰郊祀樂歌已見于頌郊祀
主于嚴肅故其詞簡此詩詞章繁縟殆大臣因祀事
之餘推原其所以尊者而爲此晦菴以爲周公所作
朱康流曰左傳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濟其美以
至于堯則堯之去嚳必非一世且云此十六族則八
元必非一父而高辛氏必非獨帝嚳明矣鄭箋以姜
嫄爲高辛氏後世子孫之妃其夫不爲天子而得祀
郊禖者亦如周于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此論確
矣履帝武者猶云繩其祖武謂其爲天子後踵行天
子之故事言祀禮之隆也敏歆言神感之速也若巨
跡之說始于列子子長康成之徒好奇過信而子由
申其說謂麒麟之生異于羊豕蛟龍之生異于魚鱉
然后稷而後聖賢繼起未聞麒麟之後有異于麒麟

蛟龍之中復有異于蛟龍者也然則求之而得得之而棄者何哉大抵高辛世胄雖云世濟其美亦舉大槩而言未必盡無失德如傳所稱閼伯實沈以兄弟而日尋干戈或者亦高辛氏之子也兄弟之相殘如此則宮闈之内或有如燕啄皇孫綠綈方底之事亦未可知觀其至再至三必致之死地而後已此决非父母所忍爲者賴有天助得復見收收而育之母家則其家之不能容可知詩人特爲其祖諱之耳既諱其惡而不言又不敢飾美以誣其祖故詩之所咏獨叙姜嫄而已使稷爲嚳子嚳亦聖人何僅美其母不及其父也或者又以此爲有母無父之證周人立姜嫄廟而不及嚳故咏歌亦止姜嫄信斯言也則周人之禘祭必如康成所云祀感生帝而後可而祭法則云周人禘嚳不及靈威仰之神何也且詩首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無夫之人而祈有子人之狂惑不至此其說自相謬戾不必置辯　卓去病曰孔謂鄭氏

不信讖緯以命歴敘云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稷年又少於堯則姜嫄不得爲帝嚳之妃故云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謂其爲後世子孫之妃也人世短長無定是時典籍未備不知其爲幾世故直以世言之其大戴禮史記諸書皆鄭所不信張氏融曰稷契年稺於堯堯不與嚳並處帝位則稷契焉得爲嚳子乎若使稷契必嚳子如史記是堯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詩之雅頌姜嫄履迹而生稷爲周始祖有娀以玄鳥生商而契爲玄王即如毛傳史記之說帝嚳爲稷契之父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頌其母不美其父周魯何故祇立姜嫄之廟乎融之此言蓋得鄭旨但以姜嫄爲世妃則與左傳世濟之文不合故易傳不以爲高辛氏之妃也洪駒父曰血氣之類父施母生耳聽目視手持足行智愚所同也何必有詠詭譎怪之事然後爲

聖且賢哉

厥初生民(如字又彌延切)時維姜嫄(音原又魚倫切)生民如何克禋(音因)克祀(養里切)以弗(豐本作祓)無子(獎里切)履帝武敏(母鄙切)歆攸介(音戒)攸止載震(眞愼反)載夙(相即切)載生載育(曰逼切)時維后稷

賦也此章言姜嫄禱而生后稷姜嫄生后稷而謂之生民者后稷教民食食者民所待以生生后稷所以生民也姜姓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爲高辛氏之世妃謂爲其後世子孫之妃也生民如何究其所以生之故克能也言齋肅當神明意也禋者煙氣氤氳天體遠不可得近聖人思盡其心而不知所出故因烟氣之上升以致其誠也祀祀禞禖也古者于玄鳥至之日祀禞禖以求子燕來主產乳滋蕃故用是日也

弗祓也祓無子求有子也履踐也高辛氏行禋祀以求子姜嫄從帝而往履帝武謂隨後行也敏疾歆悅也女人言求子或有羞澁縮恧而嫄不然此天機也介助也謂神之所助止依止也謂神所憑依震動也左傳邑姜方震又云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爲震載震而有身載夙而屆期載生而分娩載育而成人如此其祈求感應而生者斯何人乎是萬古粒食之祖后稷也關係豈渺小哉故曰時維后稷時是也稷官名稱后者尊而君之也唐虞時后配名而言者后夔是也后配官而言者后稷是也稷爲五穀之長故以名主穀之官　履帝武帝字當指高辛氏下章言上帝不寧則稱上帝以別之　蘓老泉曰毛公之傳詩也以乙鳥降爲禖禖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及鄭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有遷史也遷之史出于疑詩而鄭之說又出于信遷　或稱郊禖或稱禖祺祺媒也神之故從神因郊而祀故稱郊禖古言

高禖即先禖又曰人先而避燕寢居側室其自斂戢者至矣故訓夙為肅鄭曰夙肅也當產之時

誕讀下倣此彌厥月先生如達他末切中从羊不坼不副孚迫切無災

石經作菑無害音曷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養里反居然

生子獎里反意味舊只作發語詞潦草讀過失詩人之旨字書此言后稷初生之事玩數誕字最有

誕放也欺也蓋奇怪難信之謂宜少讀后稷之生也奇生而棄棄而不死又奇少而藝五穀奇秇而茂盛又奇種種奇事說亦不信故詩人以此發端與誕先登岸誕字不同若以為發語詞則首章末章何以無誕字耶後人以初度為誕辰益謬矣　彌滿也以燕至之月孕以氷堅之候生正滿十月之數先生第一胎也凡人第一胎最難產說文達小羊也鄭以羊子最易生故比之按凡獸之生俱易不獨羊子字書達

通也順也無留難之謂不坼不副正如達之處說文坼裂也副判也不坼不副言其母無災無害言后稷天既祐令有身又使生之易是天欲顯其神靈也寧是心無怨恫康則安意享祭不寧不康若為疑詞以昭其靈異見天必非無意于斯人也禋祀即上章求子之祀言上帝安享其祀居然生一男子以如其所求居然非無人道之謂居安也言安然無患而生子也嚴坦叔曰詩書凡言天帝而假人事言之者皆形容之詞不必執其跡也監觀四方不必天實有眼聞于上帝不必天實有耳帝謂文王不必天實有言郭景純所謂宜領其玄旨歸之冥會此類是也

誕寘（之豉切下同）之隘（於懈切）巷（戶降反）牛羊腓（符非切）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字與翼為韻兩林字為一韻）誕寘之寒冰鳥覆翼

叶異之鳥乃去叶丘於切矣后稷呱音孤矣實覃音曇實訏叶去聲厥聲載路稷生而見棄故名爲棄此言生而見棄之事連呼誕字分明是奇特驚訝語氣腓脛腨即足肚也字愛也牛羊臥而曲其足肚以護芘之若有愛之之意平林解見小雅車舝會伐平林適有伐木于平林者收取之也覆蓋翼藉也一翼覆之護寒氣之下侵一翼藉之護寒氣之上逼呱泣聲覃長訏大也厥聲載路謂泣聲聞于路后稷屢遭棄擲宜氣息奄奄乃覃而且訏厥聲載路其異乃爾

誕實匍音蒲匐蒲北反克岐克嶷魚極切以就口食蓺之荏音稔而甚切菽荏菽旆音佩旆禾役說文作穎穟音遂穟麻麥幪莫孔切幪瓜瓞音迭田節反唪布禮溥孔二切唪崔靈恩集注作菶菶此言幼小而種植之事匍匐而

樹蓺五穀恐人謂其誕故誕字之下又以實字冠之匍手行匐伏地也岐嶷頭角崢嶸之象以就口食領起下五句口食五穀也就成就種植而成就之也蓺種也荏菽大豆旆旆揚起也役字當依說文作穎禾之末也穟穟禾多穗也幪幪茂盛唪唪多實也匍匐之時即有種植之事種植而皆美好此天授也經先言荏菽次言禾次言麻麥以種之先後爲次唪當依崔注作菶草木盛貌

誕后稷之穡有相息亮切之道徒口切茀音弗厥豐草種上聲之黄茂莫後切實方實苞補苟切實種去聲實褎徐久切實發實秀思久切實堅實好呼口切實穎實栗即有邰音台家室

此言種植有收之事　有相之道謂若有神助茀治也草盛曰茀治茀謂之茀猶治亂謂之亂浄水初平

艱食方奏天下盡爲草所荒蕪故曰豐草茀厥豐草與種之黄茂相對謂去草而種黍稷也種謂樹蓺黄茂黄色而茂美也黄色而茂者惟黍稷耳方苞等句言黄茂之嘉如此方齊等苞苗生成叢也種生而不雜褎葉漸長也生莖曰發吐華曰秀堅結實好圓美也穎繁碩而垂末栗不秕也凡物最怕有名無實無實皆因耕耨之鹵莽故詳言實以明天時人事無不至也所以詳言之者見稼穡艱難非一日所能致今后稷能教民以盡人事故其穡如此堯于是封之于邰以王姜嫄之祀焉姜嫄生于邰稷家室在邰故即以封之即就也就其便也　邰在陝西西安府武功縣今有后稷姜嫄二祠太王娶太姜亦有邰之女太姜之邰在瑯琊非武功之邰也

誕降嘉種維秬音巨維秠音匪孚鄙反維穈音門維芑音起恒之秬

秠是穫是畝蒲洧切 恒之糜芑是任音壬是負扶委切以歸肇祀養里切下同 上章已教民稼穡矣此舉種之嘉者以其可供祭祀故特言之 秬秠糜芑自有天地便生此種但雜於草木莫之能識惟稷能得其性情别其土宜教民種植若自今日天降者然此亦一奇也故曰誕降嘉種秬黑黍秠一稃二米稃皮也糜今之赤粱粟芑今之白粱粟秬秠可以釀酒醴而和鬱鬯糜芑可以供粢盛而實簠簋故謂嘉種恒常也言他穀有時而可缺惟此四穀以供祭祀則當歲以為常是穫是畝言穫而棲之于畝任肩任負背負以歸荷之而歸也祭祀之禮上古有之然不過明水太羹薦血押豚而已為饎之禮未備也至是既有嘉穀而為酒食禮于是乎大備葢自后稷始故曰肇祀當美利收成之餘正祀事創始之日以農務之事教其民者既自稷而興以農務之利祀其先者亦自稷而起所

謂致力于農致祥于神也　羅氏曰秬與秠之所以異者秠必不黑秬必不一稃二米也鄭氏釋坙文既云秬如黑黍一稃二米則是以秠之狀雜之于秬郭氏釋草云秠亦黑黍則又以秬之狀雜之于秠秬既兼秠之狀秠又兼秬之色所以紊亂不可推究

誕我祀如何或舂(傷容切)或揄(音由)或簸(波我切)或蹂(音柔)釋之叟叟(音蒐又所留切)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蒲末反又叶蒲眛反)載燔載烈(如字又力制反)以興嗣歲(叶聖又如字)

此詳言祭事以終肇祀之意　五穀樹藝可以供祭祀矣而又有許多製度之法是亦一奇也故復加以誕字以我祀如何句引起意味雋永舂擣之于臼揄抒米出臼也簸播去其糠蹂以足踐之而脫其穗論

文義蹂當在舂之上取其協韻故在簸後釋淘米叟叟米聲也烝烝之於釜浮浮氣上升也此上言黍稷之事祭禮猶未備也再爲謀惟惟思也求所以達其誠敬者或取蕭脂以爲宗廟之祭或取牡羊以爲犯軷之祭上自宗廟下及軷祭羣祀該舉之矣或取肉傅火而燔之或取肉貫而加火以烈之烹割無不盡矣凡此者興來歲以繼往歲使大有年也不曰來而曰嗣者求其相續不絕也　蕭香蒿取蕭草合祭牲之脂爇之使氣上達也山行曰軷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以車轢之而去曰軷

卬音昂盛音成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上止切后稷肇祀庶無罪悔呼委切以迄于今升登爲一韻歆今爲一韻時祀悔爲一韻　以上歷叙后稷稼穡祭祀之事此言時王祭祀之誠感應之速序之所謂尊祖也

用瓦木尚質也始升其馨香始上行也居安歆享也卬我也木曰豆以薦葅醢瓦曰登以盛太羹祀天鬼神食其氣謂之歆胡何也臭香也即葅醢太羹之氣亶誠也時言感應之速不踰時刻也此句是詩中轉語肇始也庶者喜幸之詞獲戾于天曰罪已心自恨曰悔迄至也木豆瓦登可謂簡矣香氣始升而上帝已安享之何芳臭之誠感應及時乎盖自后稷創制祀典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有罪悔獲戾于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祭祀之誠如此所以香始升而上帝即安享之也大戴記曰德盛者神歆

行葦

序忠厚也　首章二章言燕禮三章言射禮四章言敬老之禮總以見周道親親綢繆凝至之意無所不用其極故曰忠厚　朱傳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

敦音團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桒葉石經作桒

泥音禰泥戚戚兄弟上聲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興也此將燕父兄耆老而先言其情之當親　行葦本有生意惟勿害則生益茂與兄弟皆至親惟莫遠則情益親敦聚貌謂生意聚而未遂也行路也葦解見幽風七月勿禁止之詞踐之重者曰踐輕者曰履苞抱釋體成形也泥泥柔澤貌戚戚親之又親也具俱爾邇也即燕禮所云公爾卿卿爾大夫謂揖而進也肆陳也筵竹席几案也古人所凭以坐者兄弟之年稚者爲之設筵使有所登而老者加之以几使有所憑二或字是開燕之初豫擬何人當肆筵何人當授几也此俱邇中之事讀方苞方體之語懇欵親切惻然恐傷之必有此心爲主則燕飲不爲虛文

肆筵設席祥亦切授几有緝御魚駕切或獻或酢才落反洗爵奠斝音假居訝切席酢隔句一韻御斝隔句一韻醓他感切醢音海以薦即落反或燔或炙陟略反嘉殽脾婢支反臄渠略反或歌或咢五洛反

賦也此言方燕之時鋪陳曰筵藉之曰席既授几矣復有緝御緝續御侍也相續而侍即禮所謂更僕此侍御之盛也進酒于客曰獻客荅之曰酢周曰爵殷曰斝洗爵奠斝洗爵主之事示不褻也奠斝客之事示有終也此獻酬之盛也以肉作醬多汁者曰醓無汁者曰醢燔用肉炙用肝觧見小雅楚茨土藏曰脾口上肉曰臄此飲食之盛也比于琴瑟曰歌徒擊鼓曰咢此歌樂之盛也四項總見綢繆無己之情

敦音雕下同弓既堅古因切四鍭音侯既鈞舍音捨矢既均序賓以

賢下珍切敦弓既句勾姤二音既挾四鍭侯後二音四鍭如樹上主反

序賓以不侮此既飲而行射禮以爲樂賓不得有敦弓以天子爲主故舉天子之敦弓畫弓也弓縣之居早不動居濕不動曰堅鍭矢鍭射以四矢爲節故曰四鍭鈞謂輕重平等三分其矢一在前二在後三分之而平者前有鐵鏃故也舍猶也均四矢皆中也射以中多者爲賢故曰序賓以賢句引滿也凡兩物夾一物曰挾右手大指鉤弦二指挾持其矢也如樹如以手植之言其巧且力不侮不以己之中侮不中者射以不侮爲德故曰序賓以不侮兄弟何以稱賓以曾孫爲主則衆兄弟皆賓矣是禮文之通稱也觀下曰曾孫維主可見舍矢既均泛言射者故繼之曰序賓以賢四鍭如樹專言勝者故繼之曰序賓以不侮此時賢者不飲而否者飲不侮者不飲而侮者飲非是以賢愧不賢以不侮愧侮者總是欲

勸賓以飲藉射盡歡所以盡慼慼之情也

曾孫維主如字又當口切酒醴維醹如主切又奴口切酌以大斗腫庾切又如字以祈黃耇果五切黃耇台湯來切背必墨切以引以翼壽考

維祺以介景福筆力反此燕飲終而頌禱之詞蓋祝其飲酒而獲壽且欲其修德以享之也

曾孫謂成王曾孫奉祭爲宗廟之主今日燕飲爲燕飲之主醴酒名解見小雅吉日醹厚也大斗柄長三尺蓋以大斗挹之于樽非用以飲也詩人益借此以寫其愛敬之至且以協韵耳祈求也老成之人一話一言皆足爲法不徒爲燕樂也黃耇解見南山有臺九十曰台背台鮐也年老氣衰皮膚消瘠有若鮐魚也在前曰引引者啓其惑使不昧于所趨在旁曰翼翼者作其勤使不怠于所行祺吉也有德則日休

故曰吉介助景大也求黄耇之人引而導之翼而輔之故年彌高而德彌劭不獨有永年之壽而且有惠廸之吉所謂助之以景福也此頌禱以致愛而殷勤篤厚之意猶不替于燕飲之終如此 朱康流曰曲禮云諸侯臨祭祀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是曾孫者諸侯祭祀之通稱然武成篇曰有道曾孫周王發射義詩曰曾孫侯氏則曾孫亦猶宗子之稱不獨施諸諸侯亦不獨施諸祭祀也

既醉

序太平也 朱康流曰天下既定四方無虞所循而行者祭祀燕飲之禮所禱而頌者惟願長子孫保福禄於無窮故曰太平

朱傳此父兄答行葦之詩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筆力反 賦也既者

盡其禮終其事王祭宗廟旅酬下徧羣臣至于無筭爵故曰醉燕接之間恩澤充足故曰飽德君子爾皆謂武王介助也　既醉酒飽德無以爲報願其有萬年之壽而助以景福也景福明白可見之福不是影響景福一也以介由我介爾由天各有不同下文昭明高朗乃歷道其實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叶芒　殽俎實以牲體實之于俎也將奉持而進之義介爾昭明謂助發其知慮昭猶中庸之昭昭昭爲小明明爲大明言小事大事無不明也景福昭明皆君子所已享者今則願其萬年享之也　張七澤曰光輝盛大受福之氣象故上章既願其景福而此二章遂願其昭明願其有融高朗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音觸尺六切公尸嘉告音谷

自其身嘉和順者言之謂之景福自其光明盛大者言之謂之胎明有融高朗又自其胎明者極言之左傳明而未融融猶融化融淨之融無纖毫瑕纇明之盛也峻極不踰曰高清通莫掩曰朗胎明有融便是高朗人惟品高則所見者遠然始明終昏者多矣故願其令終終而復始方爲悠久故又願其有俶令善俶始也惟其如此公尸所以嘉言相告胎明高朗皆以福言者有道之君以心體清明德業俊偉爲福也

朱康流曰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是王者之墓得稱公墓豈王者之尸不可稱公尸乎諸說紛紛都非確議　自既醉至令終有俶皆祭畢而燕以致頌禱之詞自公尸嘉告至卒章皆代爲嘏詞以明頌禱之實

其告維何如字又叶奚**籩豆靜嘉**居何居之二叶**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叶俄又如字

其告維何承上起下之詞籩豆三句乃代爲嘏辭以見主祭者與助祭者皆當神意靜謂

陳設之不譁嘉謂臭味之精美朋友指助祭者攝謂舉動之檢束公尸所告者其言如何言汝籩豆所陳者潔淨而精美朋友助祭者亦體主祭者之意攝以威儀而不怠蓋籩豆敬之見于禮物者可知威儀敬之見于禮容者可知所以感神而神降之福也　李愚公曰此與下章先言錫類之由以起末二章之意主祭敬助祭敬君臣一德爲類君子孝子孝嗣子又孝父子一心爲類故卽以類報之

威儀孔時逝叶君子有孝子字叶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禮有

先後節次如始而求神終而獻尸威儀不一而不疏不數悉如其節所謂時也君子謂武王孝子謂成王　愚謂讀書要識古人意思所在此詩君子有孝子一語踴躍歡喜一篇精神注射于此蓋常人之情百畝數椽亦須繼述得人武王年老受命大享宗廟成王年纔童稚周旋匕鬯之間天性孝友益于面目

父兄宗族親愛珍重錫類錫胤疊疊頌之不倦益情關一體有不能自已者矣　祭義云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匱竭也不匱者以其誠也不誠則有時而竭矣永錫爾類者天以爾之同類賜之也彭氏執中曰天之錫君以類相從必然之理唐崔山南之祖母唐夫人事其姑長孫氏孝姑曰我老無以報婦願女生孝子亦類女所謂錫類也左傳叔向曰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　何黃如曰就詩中君子有孝子一語思之文王受命惟中身而考其生武王亦適在五十歲成王年十三踐天子位而康王猶未生是二王初嗣服時皆未有胤子可從祭也惟武王滅商之年成王已九歲自是之後諸弟以次受封計成王必早正胤嗣之位則餕獻受爵固能之矣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音閫叶若俊切君子萬年永錫祚才故切胤

爾雅壺宮中巷也宮中由内出外之路謂行于家而達于外也錫類之祥不在外朝不在四海不過室家閭耳室家之中胤嗣最重故承之曰永錫祚胤祚福也胤嗣也祚胤謂有福之子孫即所謂類也永錫者永久錫之不斷絶也萬年永錫者以世繼世傳諸無窮錫之以類孰大于此

其胤維何天被爾禄君子萬年景命有僕被覆被僕臣僕胤而不錫之禄則子孫何所承藉故將使爾有子孫者當先被爾禄也然所謂禄者于臣僕之歸附見之書曰后非衆罔與守邦有僕正是天被爾禄之處萬年有僕命之大孰大于是景大也

其僕維何釐音離爾女士鉏里反釐爾女士從以孫子獎里切釐與也僕之中以女爲重易所謂家人利女貞也女士女而有士行者釐爾女士謂生淑媛使爲之妃從

以孫子母賢者子聖謂女士生賢子孫使之傳世于永久孫子無窮之稱凡屬後世皆是時成王年幼未娶故以此爲祝蓋自姜嫄至于邑姜世有聖德故詩人深念之也　自永錫爾類以下三章遞相承接遞爲分疏總發明永錫類一句意錫而從以孫子則胎明高朗始終相仍于萬年矣此皆公尸之嘉告也而吾人之所以祝君者亦本于此夫豈無稽之言哉

鳧鷖

序守成也　朱康流曰序不言守成于正祭而言于燕尸者正祭人所致謹燕尸人所易忽于此而酒清殽馨能致其敬賓尸燕飲福禄具臻則其不喪匕鬯能爲宗廟主可知矣故曰守成　楚茨鼓鐘送尸神保聿歸則祭畢之燕尸不與矣蓋尸以象神故不敢留特于次日燰其祭物而燕爲尸之人此相

對燕飲非又祭其尸也以
賓禮燕尸故又稱賓尸

鳧音符鷖音衣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
尸燕飲福禄來成興也鳧鷖皆水鳥鳧野鶩音木即鷗
也鳧善没鷖善浮詩人借鳧鷖以寓
其恍惚想像之意涇水名渭水東流先會豐而後會
涇豐水自東南而入渭涇水自西北而入渭文王居
豐在豐水之西武王居鎬在豐水之東則去涇近矣
故云在涇公尸解見前燕宴飲寧安也爲尸時未免
有象神之勞今則登筵依几而安矣爾歌工指主人
燕尸必以酒殽酒殽貴于清旨蓋心不眞篤則酒殽
鹵莽公尸厭棄福禄何自而至乎故敬尸者所以敬
祖也酒清殽馨則尊尸以尊祖尸安而神悅福禄自
然來就女矣說文成就也章小東曰
此章已盡其意下只反覆咏嘆之

鳧鷖在沙桑何切公尸來燕來宜牛何切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居何切公尸燕飲福祿來爲吾禾切 沙水中散石宜相安也以前日之尸爲今日之賓相當順適故曰宜爲助也有福祿來扶助之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息汝切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後五切 渚小洲來寧以心言來處以身言湑解見小雅伐木處止也濕肉爲膾乾肉爲脯下自上而下易所謂有隕自天也

鳧鷖在潨音叢在公切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叶洪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小水入大水爲潨蓋水之會聚處舊以來宗之宗爲尊位于宗

之宗爲宗廟然詩云來燕來宗下即接云既燕于宗則宜俱作宗廟謂來至于宗廟也來至宗廟即于宗廟燕之矣崇積而高高大也祭既受福今日燕又受福則前日之福今積而高高大也

鳧鷖在亹音門公尸來止熏眉貧切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豐匀切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居銀切

漢地里志亹者水流峽間兩岸深若門也熏熏和說非若爲尸之時嚴敬而戒慎也欣欣酒美而可愛也燔炙解見行葦芬芬香也酒殽燔炙等物皆祼將之餘羞特以尊神而尊尸益覺其清芬可貴無有後艱謂祭祀已成所享之福克保其後而永無艱難也滿篇惟喜宴樂而以無後艱收之可見古人兢兢戒慎意　五章無淺深分别不過再三歌咏以見燕尸之誠敬公尸之豫悅耳　唐士雅曰觀序與詩意似無所關想其燕尸之時從容諷詠神人胥說太平

景象藹然可掬非守成盛治不至此

假樂

序嘉成王也 讀此詩非獨想見成王漢之文帝宋之仁宗俱在目前矣

假左傳中庸作嘉樂君子叶則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叶如字又叶然受祿于天鈇因切又如字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干祿百福子孫千億

賦也假當作嘉美也美則可樂君子謂成王顯顯披心見誠無朦昧也若心有朦昧則非德之善矣令善也惟心體明白之人隨心可以相與故曰宜民宜人民在下之民人在位之人宜謂心愜之也天人一理宜民人便可受天祿而天之于成王反覆眷顧保如天保之保右如左右之右命如命令之命既保之右

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天之保右命申于福祿之多見之干祿千字恐千字之誤福祿以子孫繁衍爲第一故曰子孫千億　徐儆弦曰受祿于天君自以宜民宜人者受之而若無所與于天自天申之天自以保右命爾者申之而君實無所要于天皆求福不回之意

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起連反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烏路反率由羣匹此言其顯顯令德穆穆敬之存皇皇勤之著撫馭天下爲君百姓歸往爲王不愆則無作聰明之失不忘則有善繼述之心率循由用也舊章謂先王禮法遵舊章不以己之私智與其間威儀抑抑行不肆也德音秩秩言不妄也無所不容故無怨無所不敬故無惡羣匹謂羣臣之志同道合者循而用之不以己之愛憎與其間率由羣匹與率由

舊章相對率舊章則法祖矣率羣匹則尊賢矣此德之所以能受祿也

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音妹于天子不解音皆上聲于位民之攸塈音戲此言其宜民宜人大曰綱小曰紀綱爲統紀爲目燕安也朋友合百辟卿士言之王者以羣臣爲友泰誓友邦冢君酒誥太史友內史友是也百辟謂諸侯也卿士謂王朝之羣臣媚謂協恭効順而不相違拂解怠塈息也按王人有無疆之福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四方有所係屬故曰四方之綱綱舉則目張輔治之友可以奉公守法不至紛擾故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既無救過不暇之慮惟鞠躬盡瘁求合于天子圖治之意故曰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正是媚于天子之實際處民之勞逸在下而機樞在上上逸則下勞上勞則下逸泰之時所憂者

怠荒而已百官盡職民乃相安故曰不懈于位民之攸塈　有國家者當以綱紀爲主元氣不存雖盛且壯不足爲一身之福綱紀不立雖强且富不足爲人君之福　惟聖主能受直言故五諫莫善于諷犯顔極諫固是臣節君臣之間所傷多矣媢之一字大臣苦心切莫錯認　此詩毛鄭石經俱分作四章後皆因之今從何黄如本分作三章

公劉

序名康公戒成王也　名康公名奭成王即位年幼周公攝政七年而歸政焉成王涖政名公爲太師故作詩美公劉以深戒之也王介甫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稱時之微以戒其盈稱事之勤以戒其怠　按本紀堯封后稷于邰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公

劉后稷之曾孫也夏后氏政衰去稷事不務不窋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孫公劉雖居戎狄復修后稷之業既富且强然後遷于豳焉蓋自不窋城遷非自邰遷也公劉或以公為號劉為名或以公為爵或以劉為字皆無稽據

篤讀後倣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音亦从日从夕是昜字易字中間有一長畫便是陽字加土傍則音長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音果餱音侯糧于槖音託于橐思輯音集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叶杭賦也此謀遷之事篤是樸實意思就各章詳之做一事必周一事之本末樸樸實實不帶一點虛浮不令一分滲漏創業之人大概如此篤字宜少讀居居處康安也公劉失職竄于戎狄念民生之未安慨國勢

之未振不欲久居于此故曰匪居匪康言不以所居爲居所安爲安也猶漢高言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之意疆場以邉境言場是小界疆是大界廼場者防之于内廼疆者防之于外公劉有遷都之事故先于疆埸致其警備所以防外侮而固人心也積露積倉穀藏餱乾飯糧生米也小而無底曰槖以之盛餱大而有底曰囊以之盛糧輯者輯和人民光者光顯國家戚斧屬揚鉞也方始也啓行開道而行也上言囊槖下言弓矢中間插入思輯句正見公劉主意亦見公劉作用居食行糧無不備具者欲令其民脫侵侮之苦正欲國家不奄没于荒陋之境故弓矢干戈一一整頓然後啓行一以壯國容一以防外患聲勢赫奕防衛森嚴何其慎重　不窋竄于西戎其地即今慶陽府廣輿記載府境古蹟有不窋城又有不窋塚在府城東碑久剥落上有片石大書周祖不窋氏陵再傳至公劉則居寧州府亦今慶陽府所

轄古蹟所謂公劉邑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紛乾切既順廼宣而無永嘆音灘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遥切之維玉及瑤音遥鞞音丙必頂切琫邊孔切卜上聲容刀徒招切　此至幽相宅之事胥相也廣平曰原于胥斯原謂相與同來而至于此原是經歷之所非駐息之地也庶謂人衆繁謂人雜順謂順人心宣布也通也益暢快之意毛傳公劉遷邠諸侯從之者十有八國所謂繁庶也既庶既繁見其人心之順人心既順廼意氣發舒而無勤苦之嘆故國之悲巘山形如兩甑上大下小之象原即上文之原初已至原矣又升巘以觀而復下在原見其相度周詳雖勞亦不惜按舟古通作周博古圖周虔銘周字作舟集古録伯庶父作周

姜尊敦周字作月皆古舟字也何以舟之者言當時何所服而周旋其間則有玉瑤以飾文德容刀以謹武備瑤玉之美者鞞者刀鞘之名琫者鞘之上飾鞘音笑刀室也容刀鞞琫所容之刀此不過即刀佩以見其躬親勞苦也

干戈見其護衛之嚴

遷都國之大事故首章言弓矢此章言玉瑤鞞琫見其衣冠之

偉陟巘降原而偉服如故公劉之篤厚可知前五句言相土而居以後事後五句言相土而居初時事言民之所以即安者由公劉初時躬執其勞故也　郡縣志邠州新平縣有五龍原永壽縣有永壽原宜禄縣有淺水原篇中屢以原為言未可泥為一處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音普原迺陟南岡迺覯于京居良切京讀師之野上與切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

時語語此經營邑居之事前說胥原已自相得此溥原矣而欲定爲都邑又須詳覽其形勢故復有逝泉陟岡之事　廣輿記平凉府涇州有泉眼百餘大旱不竭即百泉也逝往瞻視溥大也岡山脊覯見也京高阜之地于原瞻原平曠不得其勝故自下覯之百泉繞其側則往百泉而望原以覯其包絡之形方面之正于京覯京起伏不盡其詳故自上觀之南岡臨其上則陟南岡而見京以覯其拱峙之勢向背之宜師衆也玩京師京字畧斷頂上京字來言是京乃衆人之所宜居之處山川盤結風氣所萃亦一都會也故于是而經營邑居焉時是也四時字即指此京師處止也謂民之居處處處處其所當處者謂本國之人廬旅廬字疑誤當爲旅字在外爲旅旅旅旅其所當旅者謂外國之人即前毛傳所言十八國也自言曰言相對曰語言語未宜以教令爲說播遷之際事體匆忙今得休息言笑自如正詩人點綴寫景之

處朱克升曰言言語語猶云爰笑爰語盖聚族而處聲音相接也　世所謂京師始此後人遂以爲帝都之號

篤公劉于京斯依於豈切蹌音搶蹌濟音姊濟俾筵俾几既登廼乃石經作廼下同依於豈切廼造音慥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音庖食音嗣之飲音蔭之君之宗之四之字自爲韻　此宮室既成而落之事亦聯屬人心之計也　京即上章所覲之京依謂依之以居也遷徙相度宮室得成則公劉之心安羣臣之心亦安落成之燕其能已乎蹌蹌濟濟謂奔走之際無不整齊俾使也筵几解見行葦登登席依依几造進也曹者同事之人牢者養豕之所廼造其曹執豕于牢者不過謂執豕時同事者相與往耳此詩中點綴之語

不必深求犯高叟之病饗禮當用太牢此言執豕新遷則殺禮也用匏亦此意燕飲時公劉一身爲羣臣之主對異姓則稱君對同姓則稱宗君之使異姓有所主宗之使同姓有所統夫遷徙既定落成一燕臣則濟蹌君則君宗輯民光國亦可見其一斑矣 徐玄扈曰凡創業君臣與守成異守成君臣承平既久階陛森嚴君臣之分不患不明特患廉遠堂高九閽萬里故燕飲之設主于尊和剏業君臣披榛斬棘不啻家人父子上下之情不患不通特患分誼未明麤率簡易如漢初飲酒爭功拔劍擊柱故燕飲之設主于辨分 公劉草行水宿之際玉瑶鞞琫至于登筵依几酌之用匏何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廼岡相息亮切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音丹又多涓切度音鐸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

居允荒此處軍旅之事民庶既輯宮室都邑既成則遷都事畢矣但豳地容通西戎不可無扞禦之備故前已相宅卜居此復言相陰陽觀流泉者專為安集三單之軍不得不再為審度也　東西為溥南北為長既溥既長則寒暖向背有不同水泉灌溉有利不利地方廣濶茫無下手之處于是正日景以定其向背登高岡以察其形勝相陰陽以審寒暖之宜觀流泉以衛灌溉之利凡所以為此者以昔日干戈弓矢從行護衛之士既不可聚而不散又不可散而不用故為三單之制令其自耕自食如後世屯田之法所謂三單者三行皆單而三重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强壯在外所以備不虞也度其隰也隰原解見小雅皇華土地有肥磽不可執一必度之而後可制賦斟酌其高平而為原者下濕而為隰者因肥瘠土宜定賦稅等則而均授之畫田九區公中私外耕則通力合作穫則計畝均分行徹法以為之糧

焉此時生齒日繁歸附日衆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于是溥者益溥長者益長而豳人之居于此益大山西曰夕陽謂夕始見日也豳在山之西豳之山即梁山也允信荒大也太王自西徂東則自水之西而往東公劉度其夕陽則自山之東而至西皆見民之歸者益衆而田之闢者日廣也　朱康流曰三單謂散軍還農也古軍法五人爲伍二伍謂什散其什伍布于井里則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三三而九餘一爲單合而再計復得九人則再授一井之田故曰三單益散之則爲三單合之仍爲什伍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古玩切涉渭爲亂取厲取鍛丁亂切止基

廼理爰衆爰有羽已切夾其皇澗遡其過古禾反澗止旅廼

密芮鞫音菊之即此處續至新誑之事　豳即承上而言館容舍非官署亦非民居乃百工造作

之所與渭水近故取厲鍛爲最便欲涉渭取材以作宮室遂爲舟以通往來亂舟之絕流横渡者也厲磨刀之石鍛冶鐵之名所以利器用伐材木給槩事者皆涉渭以取之則居止之基可以治矣理治也既有基址相續而來者愈多愈有有夾皇澗而在澗兩邊以居者有遡過澗而開門向水以居者來止之衆日以益密皇澗過澗之旁不足以容于是就芮水之外而居之皇澗過澗二澗名芮水名水之外曰鞫即就也就其地而居也葢民居稠密無從託足又不忍他往聊復依附之意此時風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模日廣有方興未艾之象至是則公劉篤民之志遂矣夫公劉始終于民如此今日之民即公劉之民也守成業者可不念哉 何大復曰芮水出邠州西北東入涇汭水在今隴州西北源出弦蒲藪入渭不入涇芮鞫之所言邠也非隴也地理書混芮與汭爲一者非也

洞酌

序名康公戒成王也唐士雅曰總是欲王盡君道以得民心雖說戒王而語意渾融閒閒引喻而箴規之意自在後世面折廷諍其君臣大相遠矣

洞音迥酌彼行潦音老挹音邑彼注茲可以餴音分饎音熾又昌里切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蒲彼切與也以無源之水猶資于潦行路上之雨水酌挹皆取也彼大器茲小器注灌也以大器取而注之小器將以澄清潦水而用之也用興有德之君必庇于民洞遠也行餴蒸米饎酒食言蒸之以為酒食也流潦水之薄者挹而注之可以餴饎則物無不可用者君子于人當含短取長猶父母之無棄子故以挹注之勤與豈弟之德推是心也曲全悉體皆可相資寧有一毫疾

頑亟成心哉君子于民勢位遼絕惟能樂易乃有近下愛民之意而民之休戚得以相通故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言君子之足爲民父母正從豈弟得之此教戒之語與尋常頌美不同非謂民愛之如父母也

輔漢卿曰每章上三句皆有遠近相須彼此相益貴賤相資之意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音雷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罍祭器歸謂得民心也

有道之君人所嚮往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音槩豈弟君子民之攸塈音戲

溉亦是器益因用而得名者塈息也息其勞苦也攸歸謂民賴以歸攸塈謂民賴以安皆終首章父母之義

卷阿

序名康公戒成王也竹書成王三十三年遊于卷阿名康公從是詩之作葢其時也

有卷音權者阿飄風自南尼心切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賦也阿言其地飄風言其時豈弟三句言其事卷曲也大陵曰阿飄風回風也自南風和也君子指成王矢直也音即歌音矢音康公自謂臣以詩陳于君前不敢回護邪曲故曰矢音以守頂遊歌來因王情之悅豫而爲依永和聲之事此亦因事納忠之一機也章內疊言豈弟君子諄諄呼喚殊不厭煩非徒贊美葢深望其爲豈弟君子也

伴音判奐音喚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似先公酋音囚矣按此下二章皆歆動鼓舞一步深一步伴奐爽快之意優游恬適之意休休息也伴奐優游即指游卷阿之事爾與君子皆指成王俾使彌弓滿也誕彌厥月即此彌字伴奐優游原是性體彌爾性者言當充滿爾性與民同樂有保合太和塞乎兩間之意章內三提此語詩人戒勉深意在此說文酋繹酒也方言久熟曰酋酒以久熟為善蓋取醞釀深醇之義似先公酋以壽考言不曰先王而曰先公者周之先公多壽王季壽百歲文王壽九十七歲至武王為天子而壽乃不及故但言先公也

爾土宇昄音板又符版切章亦孔之厚狼口下主二反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當口腫庚二反矣土田土宇屋宇也昄當是昄字之誤昄章謂冊籍也厚謂基圖鞏固百神謂天地社稷山川之神主者清寧不改河嶽懷柔憑依之為主也

爾受命長矣茀音弗禄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受命謂受天命而爲天子長謂歷年之多茀福康安也以幼冲之年踐天子之位長也藉熙洽之基撫盈成之運康也純大嘏亦福也常常享此福也福禄被之若易保之甚難時成王在位已三十三年故頌其已往之福而願其享福之久似先公以祖孫至戚者言之主百神則推之于尊而遠者矣純嘏爾常更欲其悠久無疆也薛方山曰召公戒王不以危亡爲可畏惟言安樂爲可保非但得諷諫之體亦可想見大臣風度

有馮音憑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此下詳告以用賢蓋所以致福禄之由也馮者忠諒之素可托之爲心膂翼者才猷之備可任之爲股肱

孝者聚百順以事親則有移忠之心德者會萬理于實踐則有格君之學引者指其迷俾不昧于所從翼者輔其倦俾不怠于所往上三言俾爾彌性孰俾之哉以有賢才爲之輔也四有字是師師濟濟無所不備之意賢才既有用之在王以用也用之則君子爲四方之則法矣　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消其邪有不在言語之間者故宣王之時在内惟張仲孝友而蕭望之亦謂張敞材輕非師傅之器

顒魚容反顒卬音昂卬如圭如璋令聞音問令望撫方切豈弟君子四方爲綱此言得賢自輔以足上意顒顒體貌敬順卬卬志氣高明圭璋德性純粹聞者聲譽之美望者表儀之正如是則不必紛紜而萬目由我提挈故曰四方爲綱爲則有師道意爲綱有君道意

鳳皇于飛翽翽（音誨）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興而比也此與下章言賢才不負所命以勉王用之也鳳凰靈鳥雄曰鳳雌曰凰鳳總衆鳥飛則羣鳥從以萬數翽翽羽聲之多謂凡鳥也爰於也鳳凰飛而羣鳥亦集于鳳凰所止之處猶大賢用而善類樂附之從其類也藹藹衆多也吉士慎言慎行寡尤寡悔之人媚悅也王朝吉士衆多矣惟君子因能而器使之則各修其職業以懽悅于王言不有其身家也　韓詩外傳及說苑言鳳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鸛顙鴛腮龍文龜身燕頷鴻喙駢翼中注見則有福）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音附）于天（叶神又如字）藹藹王多吉人（如字又叶然）維君子命媚于庶人（天與人爲一韻命字不必强叶　按媚順而不

拂之意事君則格心而無犯治民則同欲而不擾鋒穎伎倆都無可見惟有沖然元氣飲人以和所以謂之吉士吉人也詩意全重維君子使維君子命二句下集所止上戾于天翕鳥之性也上愛天子下愛庶人賢士之心也然不用則不得自効故使之命之有望于王也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音蚌菶萋萋雍雍雝雝石經作雍雍喈喈叶鷄梧桐二木名山東曰朝陽朝先見日也竹書成王十八年鳳凰見鳳凰希世之珍今非獨飛而且鳴鳴而于高岡居高臨下軒翔一世之象鳳凰非梧桐不棲鳳凰方鳴而梧桐生生而于朝陽相值甚巧遇合甚奇菶菶萋萋梧桐盛也雍雍喈喈鳳凰鳴也讀之令人手舞足蹈　遯甲書云梧桐可知日月正閏每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爲一月至上十二月有閏十三葉小而

餘者視之則知閏何月也故曰梧桐不生則九州異君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叶唐何切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末言車馬之盛欲王以此待賢也郝不吐露只言車庶而多不獨可以供宸遊馬閑而馳不獨可以備法駕王于此宜有以用之矣欲王自得于言意之表也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者召公自言我陳詩之意初無多說只為此一事耳維王歌咏而深味吾言可也味詩中諄諄之意不過謂世界已極清寧賢士已滿朝署更無他事只要王恭己用賢享無疆之福耳可見古大臣格君真正篤實不諛言以逢君亦不危言以要主

徐徽弦曰吾讀卷阿之詩而知召公之善于引君也欲啓以用賢圖治而先之壽考茀禄欲啓以明良相遇而托之鳳凰梧桐欲啓以招徠賢俊而寓之車多馬馳曲而盡婉而切徵

而彰貞可謂萬世引君之法嗟乎周之成王漢之文帝也賈誼遇漢文而痛哭流涕宜其言之不入矣

黃才伯曰成王遊卷阿在周公政成之後康王繼之天下刑措者四十餘年成康既沒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勤崑崙之轍共王滅密懿王命虢公伐犬戎孝王命申侯伐西戎夷王伐太原之戎以至厲王天下騷然無非窮兵黷武之事民財民力困窮已極此民勞所以繼卷阿也與

民勞

序召穆公刺厲王也不敢直斥其君託為戒同列者以諷之故詩曰大諫而序則曰刺　厲王名胡夷王子成王七世孫召穆公名虎康公十六世孫

民亦勞止汔音肸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音鬼

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音慘不畏明叶謨郎切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賦也通詩以安民爲主而安民之道在于禁奸禁奸即所以安民也　國以民爲本民勞則國危賈生所謂安民可以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也下一亦字視甚字倍苦止語詞小人害民若不以民爲勞自今觀之民亦已勞瘁矣汔庶幾也曰汔可者見維此時尚可過此則不及矣康安也曰小者不敢過望之詞言民勞已甚願少蘇息即已幸矣惠慈愛綏安輯也中國畿内之地四方諸夏也民安則國安故爲政急于安民中國爲四方根本故安民必先中國中國安則天下之民舉安所以未安者由詭隨之人恱君擅權以爲寇虐故惠中國綏四方只在無縱詭隨叓無他法此四字一篇綱領詭詐隨從也詭隨懷詐而從也無良不善也人見詭隨者無所拂逆則目爲善良不知其容恱取寵皆爲身謀非善良之士也

謹者檢束而自肅遏者退縮而自止式語辭寇虐謂逞虐于民荼毒如寇也憯曾也憯不畏明謂畏明也寇虐既遏是非賞罰昭然明白詭隨之人曾復不畏明而妄動乎遠謂外域邇謂中國治道詳內而畧外柔者寛而撫之能者擾而習之也葢詭隨在朝生事害民開釁于遠方妬賢嫉能近臣不克展其手足小人既遏可用安民之功遠者以柔近者以能則民安國安天位永固而定矣　萬時華曰大抵居高位者多喜軟熟惡剛方小人欲進其身必未命先唯未言先喏陽順其意陰匿其奸人主不察而信之于是逞其無良之志肆其憯慠之口窮其罔極之惡露其醜厲之狀遂其繾綣之奸寇虐播于下民而王國因之以壞故不徒曰隨而曰詭隨隨者不詭不過臧獲下賤奔走承奉之態詭者不隨雖敦懿溫恭亦無進身之路合此二字可謂曲盡小人情態矣無縱者明以辨之斷以絕之決不姑息也無良之謹寇虐之遏總

是一無縱而已　朱備萬曰非詭隨無以媚上而爲寇虐之本非寇虐無以威下而遂詭隨之志詭隨者柔媚之所爲寇虐者狠毒之所致　葉臺山曰此詩五章皆言謹守葢去小人關係甚重不可不謹如陳蕃王允非不忠也然蕃事未成而謀洩允功未成而志驕則國家之禍亦隨之此皆不謹之故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惽音昏怓音譊叶宜猶切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弃棄石經作弃爾勞以爲王休上章據天下之大勢論此主修內治而言休息也逑聚也聯其渙散之心使之聚也惽怓謂巧言利口小人虐民非多事不能遂惡非多言不能生事故惽怓以亂主聽也人情慷慨發憤者志慮難于堅定往往鋭于始而怠于終故欲其堅定爾功以令王享安静之福民休則王亦休矣休安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于逼反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畿内王都稱京師于此言京師則前後所言中國乃對四夷言非京師矣詭隨之人無所不至所謂罔極也慝惡之藏于心者凡惡見于外者易盡存于中者難窮無俾民憂使民不至安受其毒無俾作慝使彼不得播惡于衆然欲拒絶小人必須合衆君子以勝之禮貌衰則君子去必須反身修德謹慎威儀以親之不然雖拒小人未有以服其心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音器惠此中國俾民憂洩音異泄石經作洩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蒲昧切戎雖小

子而式弘大特計切　愒亦息也泄水流去也憂泄言其憤懣之情如流水之消釋醜厲貪殘無耻之狀正是安民大道綱紀法度皆由此出無俾正敗無使正道敗壞也戎汝也小子指用事之人式用也汝雖小子用之則關係甚大以其能敗正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讀欲玉女是用大諫音簡

國無有殘中國之民無有傷殘按每章無縱詭隨下各立一意而各深一步此第五章特言以謹繾綣乃歸根挈要所在必使君志清明毫無係戀則自不爲詭隨所引少有一毫難割難捨則詭隨之盤結益深失正反甚于正敗正敗但壞之而已正反則以是爲非以邪爲正一切與正道相反亡無日矣末二句說

出作詩心事言我之告同列非爲同列也爲王也王欲女如無瑕之玉故用此諫耳王守少讀益呼而告之尊之也親之也大諫謂直諫不避斧鉞之意 讀卷阿而知治世之文令人樂讀民勞而知亂世之文令人悲然卷阿主于用賢民勞主于絀不肖所謂治亂雖異所以撥亂致治則同也

板

序凡伯刺厲王也 切責僚友義歸刺王 胡庭芳曰厲王無道召穆凡伯誼屬親賢不直言極諫而姑責僚友者豈以監謗之故不欲嬰其鋒而陷于罪以彰其過耶忠愛之懷于此益見 左傳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春秋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凡伯蓋周同姓國於畿內世在王朝杜注云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在東都畿內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于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音簡　賦也通篇以安民作主而安民在敬天益民者天之民也知敬天而所以安民者自不容已矣説文板判也天心判離無眷顧之意字書板反也反覆不定也卒盡癉病也話善言也然語聲相應許之意猶謀也人有進善言于彼者彼不以爲然而據彼所爲謀者又無長遠之慮靡無也管管樂器康成謂如遂并兩而吹者相習諂諛謂從古安有聖人惟吾王聖耳一倡衆和如管與管相應也亶誠也信也不實于亶謂矯誣詐僞不實爲誠信而僞爲誠信此詐僞之尤者當此天心已離民病已極宜改弦易轍矣而謀猶仍然未遠是用大諫者事關國家存亡非等閒議論以下皆大諫之語

天之方難尼滑切無然憲虛言切憲天之方蹶音厥又音媿無然洩洩音異泄泄石經作洩洩辭之輯音集祖合切矣民之洽矣辭之懌音亦弋灼切矣民之莫矣方謂將來未已難猶云天步艱難無然禁止之辭樂記武坐致右憲左鄭氏讀憲如軒憲憲猶軒軒蓋狀其足高氣揚之象蹶跌也僵也蹺䟪不安之意洩洩水流去之義言其神情渙散不與國事相關按憲憲洩洩一則驕矜自得一則萎靡不振辭謂同僚議論輯謂不立異同懌謂不尚意氣國家之患莫大乎人私其見而不相能所謂朝有變色之言則野有爭鬬之事輯懌者議論之間平易近情無以乖戾則下民和悅而安定矣洽和也合也莫定也安靜也以下四矣字直接上兩無然謂當此天難天蹶只宜務此一著耳 徐子先曰國家政治多端此詩舉話言謀猶及辭之輯懌者

何也厲王之時上監謗防民不受善言下專利貫怨覆背善詈一有議論此是彼非盈庭莫執和衷之誼泯矣此所謂辭非謂號令乃國計廟謨民物謀猶所謂輯懌亦只平心易氣獻可替否爾我同心以釐庶政便能爲民造福而洽莫之效臻難蹶之天定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僚石經作寮）我即爾謀聽我嚻嚻（音梟）我言維服勿以爲笑（思邀切）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初俱反）（音堯）（異）

事謂各有職分同寮謂同爲王臣嚻嚻猶謷謷謂傲慢其言而不聽服事也如服之在身不容一刻離者我言維服我之所言乃今日之急務芻者飼馬牛之草蕘者供然火之薪芻蕘之人尚當詢況同寮以大諫相告乎　前後諸詩俱言天道首句亦皆以天發端忽入此章殊無倫理宜以此章殿于篇末以見

朋友責善之義則章法整齊首尾有情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其畧反匪我言耄毛博切爾用憂謔多將熇許各切熇不可救藥虐殘虐謔戲謔老夫凡伯自謂灌灌也諄諄不已有如灌溉欲其入于耳而沁于心與書言沃朕心沃字同義蹻蹻高足濶步之象耄老而昏也憂謔安危利災以可憂之事爲戲也熇熇火盛而枯槁也不可救藥日就死亡而已此懼之以不聽言之禍也

天之方懠音劑西切箋無爲夸音誇毗平聲威儀卒迷善人載尸

民之方殿音玷屎音希則莫我敢葵喪去聲亂蔑資箋西切曾莫

惠我師霜夷切　此正言可憂而不可救之實憯怒也字書夸大毗附也小人不以大言相誇則以諛言求附大言夸人必有凌厲之態諛言毗人必有側媚之狀視聽易位舉止失常故曰威儀卒迷小人情狀若此善人于此無可奈何惟如尸之不言不語飲食而已載則也殿屎呻吟也葵菜也葵性向日民心向君莫我敢葵民遭搏擊之威惟有愁苦呻吟莫敢向其君也蔑無資衣食師衆也言民無所資藉莫有加惠于衆人也錢氏天錫曰小人之焰張君子之氣結畏而不敢言憤而不肯言知其無用而不欲言即欲不載尸得乎國家所賴惟善人善人載尸則民之呻吟誰肯加惠哉　嚴坦叔曰此詩首章責同僚出話不然爲猶不遠故二章因戒以言論之間宜相和協然愚而自用者終不能舍己從人故三章言聽我蹻蹻四章言爾用憂謔善人見其如此不肯復言矣故五章言無爲夸毗善人載尸

天之牖民如壎音喧如篪音池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音移

無曰益牖民孔易音異叶亦民之多辟音僻無自立辟音僻上

言方難方虐方懠天怒如此震悚令人恐懼無所適從故此章言天之牖民原自平易止爲居上者自立于邪辟遂干天怒耳無自立辟是回天之實在屋曰窻在墻曰牖壎篪觧見小雅彼何人斯半圭曰璋合二璋則成圭取者物在地而取之于手攜者物在彼而攜之于此壎篪以聲相感之易圭璋以形相合之易取攜心手相應之易攜無曰益言求之即得無費于己以益之也辟邪僻玩詩不曰降衷不曰天賦而曰天牖凡人之生都是血肉就如屋舍墻壁圍繞冥暗不知去向鑿開一牖亮光透入信步而行無所不可人身良知便是天所鑿之牖此知在人如壎如篪感而輙應如圭如璋分而自合如取如攜用之

不窮極其平易無有矯強攜無曰益二句一正一反就上攜字帶下言本無而攜之則謂之益而難君之牖民是因天之所牖而牖之有何難事今民之多辟非皆民之故但在上之人不務正道相習為非立辟以為之表耳辟而言立者人君為斯民表率故也惟無自立辟則民亦無辟矣牖民豈不甚易哉　陳行之曰宵小當朝民俗外戾居導民之位者實為之厲階也只說當導民以正而戒王意自在

价人維藩分遍胡田二切大師維垣音袁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胡盛胡罪二反無獨斯畏於非紆會二反

此言彌亂之道上言民是國之本此言人是國之輔　价甲也价人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藩園圍之籬大師三公也垣墻也大邦成國諸侯屏小墻當門中者大宗世臣巨室翰幹也築墻所立兩邊障土

者宗子同姓之宗子后非衆罔與守邦故曰維藩維垣維屏維翰維城然衆非懷之以德則不寧故復叮嚀而戒之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懷如懷抱之懷懷德修德以懷遠之意君德修則人豫附君喪德而失所恃則爲獨夫至于爲獨夫則藩垣屏翰俱無用矣畏之亦何及懷德維寧句宜在宗子維城下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音俞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叶芒及爾出王豐氏本作往昊天曰旦得絹切及爾游衍音演怡戰切

前歷言天之震怒故以敬天終之戲玩弄豫快樂渝變也馳驅解見鄘風載馳戲豫書無逸所謂耽樂馳驅書無逸所謂遊田此皆傲慢自恣生于敢之一念兩無敢是敬天之實明天曉旦日出及與也王當依豐本作往出往出而有所往也游水流行水滿曰明曰旦曰及爾開着眼就是天更無逃避處天與民一

也民可虐天可玩乎天不可玩民獨可暴乎天無刻不監臨人當無刻不敬天無刻不敬天則當時時以安民爲念矣今民事廢而弗修天變作而不畏我謀不聽爾謀不遠何哉　季世君臣有畏無敬畏者悍悳於天命之莫挽而無以自立敬者惕心於天意之可回而亟於圖存

侍軒詩記卷六